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制誥

授楊元卿涇原節度使制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授韓臯吏部尚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授趙宗儒尚書左僕射制 授韓臯尚書左僕射制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授楊元卿涇原節度使制

門下士之捐妻子冒白刃勇於爲國輕於爲身貢先見之明於群疑之際者大則書竹帛以示後次則建麾祭以臨戎功不見圖則勞者何勸忠不見賞則勃者何誅聿求其人用激爾類守右金吾衛將軍權句當左街事楊元卿衣冠貴胄文

武長材嘗求三略之師耻學一夫之敵是以陷豺狼之穴履尾甚危蓄鷹鷂之心卑飛待擊請分金以間楚願奉璧以伐虞身以智全家因義喪誅蔡之始實有力焉及典方州尤彰績効自居環尹益茂勲勤西旅未平寔資良帥拔於不次式佇竒功爾其闢我土疆謹我封守視我士卒如爾子攘我夷狄如爾仇勉竭乃誠以敷朕意珥貂持簡用示兼榮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常侍使持節涇州諸軍事兼涇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王者施行

授牛元翼深冀州節度使制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弧弓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蟣虱相弔針石熾而癰疽立潰苟得韓盧而示之狡兔則可備俎豆而俟於脯醢矣復何憂於越逸乎夫將者亦蟣聚之湯沐而

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朔之間迥鍾海嶽之秀幼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樞風雲暗曉衆推然諾已任功名善用竒兵尤精技擊陳安之矛丈八顏高之弓六鈞或山立於軍前或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膽力過人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沴上將懼灾慟哭轅門誓清妖孽羽書三奏駟騎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鄰援指期斬叛寇已圖功斷自予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材力而取彼之凶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虫臂拒轍鷄肋承拳萬萬相殊破之必矣而況於鎮之黎人皆朕之赤子爾之部曲即鎮之卒徒聞爾鼙鼓之音懷爾椒蘭之德吾知此輩誰不革心爾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無廢室廬無害農稼苟獲戎首置之藁街下以報忠臣之寃上以告先帝之廟則蚩蚩從亂予又何誅於戲殺人盈城

爾其深戒孛戮誓衆朕不忍言再換蟬冠持新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檢校左常侍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牛元翼成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王庭湊山東一叛卒也非有席勳藉寵之資強大結連之勢一朝驅朕赤子弄吾甲兵是猶以羊將狼其下必當潰其心腹而猶越月踰時莫見春其喉者豈非常山無帥趙子弟未有所歸耶翁而受之我有長畫某官某燕趙間號爲飛將望其旗幟者莫不風靡雨散圖而戰伐不可勝盡而又忠孝謹廉慈仁和惠愛養士伍均如鳴鳩鎮之三軍爭在麾下自領深冀殷然雷霆居四戰之中堅一城之守以少擊衆以智料愚鼓角不驚而梯衝自墮人願爲用寇不敢前掃吾氛煙捨此安往前所謂我有長畫莫若命爾以來鎮人是用益以二州超之八座帥我成德廉其四封爾宜來者懷之迷者

論之老者視之幼者撫之狂者遏之逆者絕之惟是六者爾其懋哉可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使深冀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韓臯吏部尚書趙宗儒太常卿制

勅今天下官人之道或幾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設於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祭之儀不行於卿士蠹理害教斯孰甚焉改而更張我則未暇就爲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以鎮之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臯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趙宗儒等仕宦臺閣周環大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載新進趨風之士更至迭處於將相間而臯等精義不渝物務尤勁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予中人庭實彪炳夫銓鏡萬品不無勸勤簫韶九成頗延頤養更用舊老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祇聽法儀

庶用咨稟換保傳之重仍端揆之榮唯恐不多無以優異臯
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太子少傅兼太
常卿事散官勲封如故

授趙宗儒尚書左僕射制

勅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趙宗儒昔叔
孫通徒以綿蕝草具之功遂獲封侯之賞況朕始見天地初
朝祖宗哀勵祗嚴不克是懼惟爾肇自清廟逮于還宮贊導
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數訖無尤違夫何叔孫可用是比顧
朕冲昧實賴老成不有甄陞孰明勤盡奉常正秩左揆兼榮
六樂九儀興替在此無忘勗率已厚人倫可檢校尚書左僕
射兼太常卿散官勲如故

授韓臯尚書左僕射制

勅夫一邑之政而猶資老者之智用壯者之決況朝廷之大

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以儀刑百辟乎惟爾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韓臯始以直言事代
宗皇帝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皇帝為舍人中丞京
兆尹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于小子歷事五
君勤亦至矣而又處權近之位未嘗以恩幸自寵於一時當
趣嚮之間終不以薄厚見窺於衆目豈所謂徐公之行已有
常而詩人之風雨不改耶日者銓覈群才兼榮揆務頗煩倫
擬有異優崇罷去職勞正名端揆俾絕積薪之歎且明尚齒
之心凡百庶僚無忘咨稟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勅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予小
子曰堯時有神羊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
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臣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用之

爲神羊屈軼斯可矣子小子銘鏤丕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
之初付授邦憲且欲吾丞相以降皆俾下之以示優
嘗命安其步武無爲屑屑之儀而絳屢以疾辭不寧
焉敢以勞倦之故煩先帝舊臣昔晉僕射何季玄病
猶命坐家視事張子孺拜大司馬仍令兼錄尚書則卧
獨專於郡符端右可以旁綏戎政由古道也爾其處議
勉居喉舌慎所觀聽爲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
尚書散官勲封如故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四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制誥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授杜元穎戶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 崔稜授尚書戶部侍郎制

裴向授左散騎常侍制 崔郾授諫議大夫制

白居易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

李拭授宗正卿等制 裴武授司農卿制

授王播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

勅漢諸儒議鹽鐵者百輩終莫能罷以其均口賦利則貴賤
盡征於王府矣而國家歲漕關東之粟帛以實京師亦重事
也并是兩者非才勿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中
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王

播昔我憲宗章武皇帝梟琳於夏擒闢於蜀縛錡於吳而又繼之以元濟師道之役十五年間蓋煩費矣然而資用饒而人不加賦朕甚異焉謀及耆艾以求其故皆曰蜀帥播是時司筦權者八年忠而能勤善於其職先皇帝咨訪委遇用之不疑下竭其才而上專其任也是用徵自益部授之刑曹復以舊務煩之式所以藉爾奉力之熟耳於戲知人則指憲考能之顧茲不明敢有貳事爾其追奉先眷佐予冲人忠盡始終以服休命可守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勲如故

授杜元穎戶部侍郎依前翰林學士制

勅元穎昔我憲宗章武皇帝熏灼威名兵定八極大索俊乂以徵謀猷其在禁林尤集賢彥越正月夕庚子將弃倦勤付朕眇末乃詔元穎佑予冲人以導揚丕訓爾亦祇奉顧命咨

授舊章輔登哀憂俾克依據是夜而六宮承式厥明而百吏受遺草定法儀茲實賴汝官不稱事予懷慊然而又詞源奧深機用周敏授之以詔而益辦扣之以疑而益明慎獨以修身推誠以事朕職勞可舉德懋宜升不俟踰時寧拘滿歲綸誥清秩版圖劇曹例無兼榮特以甄寵予以國士待汝汝以忠臣報予効乃肺肝司朕耳目可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勲如故

沈傳師授中書舍人制

勅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家崇建執事以任股肱妙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而朝議郎守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潔淨精微風流儒雅名俱道勝信在言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

對無不達群居若不知而又煥有文章發為辭誥使吾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事我滿歲命汝即真勉竭乃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勲賜如故

授崔稜尚書戶部侍郎制

勅朝議大夫權知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稜惟朕憲考亟征不廷熏剔幽妖擒滅罪疾用力滋廣理財是切而姦臣乘上之急刻括以充其求帝用憫然思克憂濟乃詔南服傳置甚繁爾稜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善於其職嚴而不殘辟名用物者逃無所入減私奉公者得以自明吏不敢欺人不加賦公費當其所則不吝上求非其故則不獻挺直廉厚真為吏師試可甄明歲滿當陟朕保其始爾思其終始終不渝乃可用又可守尚書戶部依前

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

授裴向左散騎常侍制

勅周文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左右前後無非令人朕以將壯之年臣妾天下司其忿速其在於持重溫良之士以鑒之乎前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賜紫金魚袋裴向搢紳之徒言其閨門之行僅至於衣無常主兒無常父矣推是為政仁何遠乎是以發自王畿至于陝服多歷年所終無尤違每移孝友之風以懲強暴之俗甘棠之下廉讓興焉予欲用為垂璫夾乘之官以代吾盤孟韋弦之戒不亦可乎可守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崔郾授諫議大夫

勅郾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為人鏡而姦膽形於下逆耳

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
于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蔑聞豈諫爭之臣未盡規於不德
耶朕甚懼焉以爾鄙端厚誠明濟之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
光命汝弼予式冀無過於戲宋景公一諸侯耳而陳星退之
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佞爾其極諫朕不漏言可
守諫議大夫餘如故

白居易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

勅先帝付朕四海九州之重尚賴威靈天下甫定思獲論議
文章之臣以自左右俾之詳考今古周知物情而朝議郎行
尚書司門員外郎白居易州里舉進士有司升甲科元和初
對詔稱旨翱翔翰林藹然直聲留在人口朕嘗視其詞賦甚
喜與相如並處一時由是召自南賓序補郎位會牛僧孺以
御史丞解制誥職嗣掌書命人推爾先予亦飽其風猷爾宜

副茲超異可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餘如故

李拭授宗正卿等

勅李拭韋虔度等明皇而下其屬未遠諸王在閣朕得其寒
溫睿宗而上五十餘族長幼秩序盡委之於大宗正苟非能
賢不敢輕授以爾拭踐履中外論倫古今主宗之盟綽有餘
譽而執事者又曰殿中丞摠六尚以供名物當進圭進爵之
時不敢虛位僉以虔度文學儒素旁通政經執憲南臺挺直
不撓以之代拭允謂其良仍假左貂之冠加於宗正之首朕
不敢無私於吾屬也拭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虔度
可守殿中監餘如故

裴武授司農卿

勅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
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今海內無事思與公卿

等樹立根柢以制四方是用外選方伯之善職者入補茲任
謂之恩榮具官裴武子聞其先始以孝友書其國籍其後累
有丞相為唐名臣賢彥因仍代濟不絕武亦嗣其忠孝益熾
家聲鬱為元僚所至稱理嘗居內史屢入正卿自華至荆無
非劇地鈐轄豪右衣食煒燁嚴而不殘仁而有制鎮定南服
予方賴之而亟請來朝因求內任嘉其戀我難奪乃誠假以
秩宗之榮用制國泉之重費而不屈其在勉之可檢校禮部
尚書兼司農卿餘如故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制誥

盧士玫權知京兆尹制 劉士涇授太僕卿制

裴堪授工部尚書致仕制

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邵同授太府少卿充吐蕃和好使

元宗簡授京兆少尹制 劉師老授右司郎中制

楊嗣復授尚書兵部郎中制

鄭涵授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高允恭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高允恭授侍御史知雜事制

伯耆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盧士玫權知京兆尹制

勅朕日出而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計事而大京兆得在其中非常吏也誠以爲海內法式自京師始輦轂之下盜賊爲先尹正非人則賢不肖阿枉奏覆隔塞則上下不通假之恩威用讐豪右具官盧士攻自居郎署執政者言其温重不回守法專固副內史事物議歸之日者景陵將建龜筮有時予心怛然懼不克濟爾嘗倅職應其供求和而不同檢而不溢端於已事朕甚嘉焉試命元僚亦旣不撓今圓丘甫及慶澤將施攘剽椎埋必有幸生之者案牘卒吏亦當因緣爲姦公費則多而利不下究惟是數者爾司其憂爲爾正名無吝操劓可權知京兆尹餘如故

劉士涇授太僕卿制

勅卿寺甚重不易其人其或以勲以親以報以勸又何愛焉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涇去歲西戎跳入涇上京師

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李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涇也築平涼等八城二堡漸保定平原使涇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在吾懿親與之討論自亦奇士鋪陳將略殊有父風訪其班資則曰亞諸卿之間嘗十年矣今乃除其憂服命以大僚豈惟報爾先臣榮吾戚里亦欲使緣邊諸將視其愛子爲我竭誠可守太僕卿駙馬都尉餘如故

裴堪授工部尚書致任制

勅書曰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朕以眇末憲章祖宗是用錫于邦伯庶尹至于舊有位人式示知恩以期于理而裴堪等奉事先帝無非舊老更歷中外備有典刑以疾以年皆致厥政遺名自遂勇退推高並沐新恩例升榮級裨朕厥德猶俟安車可依前件

于季友授右羽林將軍制

勅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伏飛超乘挽強之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吳不揚不掉不挫皆將軍之命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心腹瓜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時予舊姻念往與懷度才思用榮以服色列于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邵同授太府少卿充吐蕃和好使

勅邵同修好息人古之善政至於兵交而猶使在其間况西戎舅甥之國爲日久矣前命使臣洎介臣賈持節計告且明不侵不叛之誠而洎等誑誤戎王爲國生事廢我成命咎有所歸而猶彼國君長戒吏乞盟無言不酬思有以報以爾同科甲言語職宣詞令備習地訓周知物情識汲黯之便宜得

月氏之要領命汝報聘達予深誠夫用爾之直去其踈用爾之權去其詐用爾之剛去其忿用爾之慎去其疑繼魏絳之和奮由余之智使朕高枕無西顧之憂者在同此去同其勉之授以亞卿仍兼獨坐固無辱命賞有彛章可守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吐蕃答請和好使餘如故

元宗簡授京兆少尹制

勅元宗簡劉約等叙彛倫節浮競必在於遷次有準以崇廉讓之風是以置具負限資考而猶幸得貪求之士不絕於埃塵間今古之常也聞爾等端靜廉雅行浮於名非公事未常至於卿相之門何其自持之優也內史貳秩重而不煩中臺諸郎清而無雜各勉榮授無移素風宗簡可權知京兆少尹約可行尚書司門真外郎並散官勲賜如故

劉師老授右司郎中制

勅侍御史內供奉劉師老郭行餘等曩者劉悟以全齊之地
斬叛來獻惟帝念功始以缺鉞祭戟玄纛青旗命悟建行臺
於鄭滑得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妙選賢彥以司謨猷師老行
餘皆以天子命為悟僚介會悟遷領他鎮爾等寔來握蘭懷
芸皆授清秩出入甄異又何加焉師老可尚書右司郎中行
餘可守祕書省著作郎餘如故

楊嗣復授尚書兵部郎中

勅吏部郎中楊嗣復官天下文武之重事也兵部郎中二員
一在侍從不居外省旁求其一頗甚難之而執事者皆曰近
以文章詞賦之士為名輩由此者坐至公卿閑達憲章用是
稀少而吏曹郎嗣復州里秀異議論宏博宜其以所長自多
然而操剽吏事細大無遺用副虛求允謂宜稱爾其試守茲

任為予簡稽苟能修明旋議超陟可權知兵部郎中餘如故

鄭涵授尚書考功郎中馮宿刑部郎中制

勅二帝三王之所以仁聲無窮績用明而刑罰當也尚書郎
專是兩者疇將若予僉曰涵文無害可以彰善惡宿思無邪
可以盡哀敬庶尹百吏之能否四海九州之性命用汝參斷
汝其戒之夫刻則害善放則利淫滯則不通流則自撓惟是
四者時考之難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惟
是四者時刑之難入者不亂然後可以有志於理矣朕所注
意爾其盡心可

高允恭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制

勅允恭書云明德慎罰明猶慎之况朕不德茲用省于有司
之獄莫不伏念隱悼周知物情惟爾允恭告我祥刑罔不率
協稽爾明効陟于他曹大比生齒之書仍掌折毫之牘戎車

方駕物力未豐剖滯應期斯任不細推爾惟吝之意因或失財用爾無害之文以懲刻下惟不欲過過則不逮率是數者時維厥中可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散官勲如故

高允恭授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群司典掌衆政副其丞者是選尤難而御史丞僧孺首以朝議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判度支案飛騎尉高允恭聞於予曰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監察御史時分務東臺無所顧慮為刑部郎中能守訓典復以人曹郎佐掌邦計懸石允釐撓而不煩簡而不傲靜專勤直志行修明乞以臺郎兼授憲簡雜錯之務一以容之朕俞其言爾其自勉無俾僧孺狹於知人可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餘如故

栢耆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制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栢耆朕聞亟遷則曩倫數滯賞則勞臣怠兼用兩者謂之政經夫南憲右掖至于中臺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環歲之內周歷茲任豈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疾傷議臣齊冀之間交以禍端相嫁耆自青谿窖中提轉丸捍闔之書馳於諸鎮使承宗疑否隔塞一朝豁然納質獻地克終於善承宗既沒承元授事耆又將朕教告命于承元萬衆無譁一方底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多士無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緋魚袋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六

少中尚書共...

...

...

...

...

...

...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

制誥

高鉞授起居郎

班肅授尚書司封員外郎

獨孤朗授尚書都官員外郎

范季睦授尚書倉部員外郎

楊汝士授右補闕
唐慶萬年縣令

裴注侍御史
李珣監察御史

王永太常博士
李從易宗正寺丞

盧均等三人授通事舍人

顏峴右贊善大夫
荆浦左清道率府率

王惠超左清道率府率

高鉞授起居郎

勅行而不息者時也久而不可泯者書也微史氏吾其面墻
於堯舜禹湯之事矣尚書郎亦有會計奏議之重非博達精
究之才其可以充備茲選乎高鈇何士乂等富有文章優於
行實摭拾匡益殆無闕遺前以東觀擇才因而命鈇視其所
以足見書詞俾伺朕之起居遂編之於簡牘不亦詳且實耶
而士乂亦以久次當遷移補郎位允膺清秩無怠慎終鈇可
守起居郎依前充史館修撰士乂可尚書水部員外郎餘如
故

班肅授尚書司封員外郎

勅朝議郎前坊州刺史賜緋魚袋班肅馳競之徒能於寒暑
之際不以憂畏移其薄厚之道者鮮矣聞爾為祠部員外郎
值吾黜姦之日遊其門者莫不踰竄奔逆懼惟其身唯爾私
分不渝進退有素搢紳之論有以多之復爾中臺以厚吾俗

勉慎其始無輕所從可行尚書司封員外郎餘如故

獨孤朗授尚書都官員外郎

勅殿中侍御史充史館修撰獨孤朗左拾遺韋瓘汝等皆冠
圓冠曳方屨以儒服事朕朕甚偉之朗能彰善癉惡屬詞可
觀瓘嘗旅進廷爭極言無隱求所以補朕過失從而記之而
又書丞相已下百執事舉措以為來代法非爾而誰是用命
爾遞遷諫列次補外郎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
職業也爾等自謂何如哉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是非乎朗
可尚書都官員外郎依前史館修撰瓘可守右補闕充史館
修撰餘如故

范季睦授尚書倉部員外郎

勅權知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范季睦野有餓殍不知發狗
彘食人之食不知檢此經常之失政也而况於戎車未息飛

輓猶勤新熟之時豈宜無備乃詔執事聿求其才乘我有秋
大實倉廩僉曰季睦副予虛懷汝其往哉予用訓汝夫庶賈
五之不爭之謂也出納必各有司之常也貳上下之價則茫
昧者受弊雜苦良之貨則豪右者受贏惟一惟公乃罔不同
惟平惟實乃罔不吉爾其戒之無替朕命可尚書倉部員外
郎依前判度支案充京西京北糴使餘如故

楊汝士授右補闕

勅朕聞衮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
彌縫其不及也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凡在茲選
實難其人監察御史楊汝士等文擅菁華言無枝葉更佐大
府為時聞人是用置爾於左右前後拾遺補闕苟言之而不
用時予之不明或抑之而不言惟爾之不恪方我傾聽之始
命爾司聰之榮各懋厥誠無悼後悔可依前件

唐慶萬年縣令

勅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賜緋魚袋唐慶輦轂之下豪黠
僥輕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囊橐相聚是以前代惟京令
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急也執事言爾慶權束
池鹵生息倍稱布露飭散於羅落之間而盜賊終不敢近推
是為理真吾所求之劇令也無或畏避以艱憚嗇可守萬年
縣令餘如故

裴注侍御史

勅諸道鹽鐵轉運東都留後兼侍御史裴注等法者古今所
公共也一日去之則百職盡墜是以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
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
不復出朕甚異焉去歲以來比命御史丞為宰相益欲慰薦
人之不敢為也爾等或以吏最或以學文當僧孺慎揀之初

遇朝廷渴用之日又安可迴惑顧慮於豪黠而姑以揖讓步趨之際為塞職乎可依前件

李珣監察御史

勅前監察御史裏行李珣比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於御史府或滿歲即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以爾珣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喪有聞俯以就制復爾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

王永太常博士

勅前東都留守推官將仕郎兼監察御史王永朕明年有事于南郊謁清宮朝太廟繁文縟禮予心懵然雖舊章具存而每事思問求可以教諸生習儀於朝廷者有司以永來上永其勉慎所職無令觀聽者有云可守太常博士

李從易宗正丞

勅朝議郎京兆府士曹參軍李從易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我唐光有天下二百餘年伯仲叔季幼子童孫可勝道哉第其賢能以次序昭穆皆吾宗寺之職也凡在選任每難其人以爾天屬謹良修明吏理檢身好學有儒者法儀宗長以聞朕不敢議承上莅下無忘敬恭可守宗正寺丞

盧均等三人授通事舍人

勅守門下省符寶郎賜緋魚袋盧均等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庸之命鏘鏘濟濟進退以時名為侍臣以贊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今郊丘有日事務方殷爾等各茂聲光副朕茲選宜膺寵命無廢國容可依前件

顏峴右贊善大夫

勅安邑解縣兩池摧鹽巡官監察御史裏行顏峴古者公卿

之子代為公卿所以貴貴也况賢者之後死政之孤寧繫班
資以礙升獎惟爾峴嘗與從父太師深犯蜂蠆毒螫之下太
師沒焉爾之不回幸而能脫終超逆地來謁奉天列聖念功
訪求太師之後有司昧蔽不以爾聞今朕將建東朝深思贊
諭異時使朕愛子知忠孝之道如爾峴吾何患焉可守太子
右贊善大夫餘如故

荆浦左清道率府率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行右清道率府率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左龍武軍宿衛荆浦等初朕宅憂西朝祇受丕訓爾
或執携金吾清道前馬或操搃戈戟立陞周廬星拱翼舒誰
何不若迺詔超陟因及序常用報有勞且升久次各揚其職
無弃厥司可

王惠超左清道率府率

勅奉天定難功臣壯武將軍守右內率府率充左街副使上
柱國王惠超等率侍衛以導從吾於黃麾左右者皆東朝之
勤吏也乘我出震之憂逢時作解之慶咸當序進式示加恩
並列周防宜勤夙夜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七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八

制誥

崔弘禮鄭州刺史

元佑洋州刺史

袁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

齊奐饒州刺史王堪禮州刺史

元萁杭州刺史

韓察明州刺史

韋行立處州刺史

王進岌冀州刺史

論倚忻州刺史

王元琬銀州刺史

陳諫循州刺史

萬璟皓端州刺史

趙真長戶部郎中兼侍御史

王沂河南府永寧縣令

吉畋京兆府渭南縣令

駱怡壽州長史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叅謀

韓克從太子通事舍人

崔方實試太子詹事

李歸仙鎮州右司馬

齊煦華州定縣令

韋珩京兆府美原縣令

裴訓檢校尚書庫部郎中充河南節度判官

蔡少卿兼監察御史

李立則檢校虞部員外郎知鹽鐵東都留後

常亮元權知橋陵臺令 杜載監察御史

崔旣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崔弘禮鄭州刺史

勅朕讀詩至于羔裘緇衣之章未嘗不三復沉吟蓋明有國善善之功且思舍命不渝之君子也春秋時鄭多良士是以師子大叔之政而群盜之氣潛消聞穎考叔之言而孝子之心不匱山川在地日月在天今古雖殊人存政舉文林郎守

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崔弘禮操心尚氣餘力有文感慨風雲號為奇士累更大郡備有休聲予聞則多未校其實侍中弘正以課來上書為第一不有升陟謂之蔽能得於信臣予用不允郊圻密邇美惡日聞爾其歌鷄鳴以自勤稽風雨以守度與我共理副其所知可使持節鄭州刺史餘如故

元佑洋州刺史

勅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騎都尉元佑風俗之薄厚由長吏之所尚也聞爾佑以甲乙科為校書郎甚有名譽一朝以先臣不幸為黜而自晦其身者二十年何其為子之多也自歷朝序仁聲益彰不雜風塵而微猷遂遠洋州近郡美惡足以流京師將以慈惠廉讓之道長理之此吾有望於爾矣可使持節洋州刺史

元集四
素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

勅盧國郡貫平羗江帶邛峽關西南蠻經略之地也大理寺專獄犴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為患不細前鄜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素重光佐觀風於鄜時聞有能名前湖南都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叅練卒於湘中號為柔立宜當慈惠之選且盡哀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予好生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

齊暎饒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

勅尚書刑部郎中齊暎岳州刺史王堪等隸江之西饒為沃野澧亦旁荆之劇郡而鄱陽有鎔銀擷茗之利俗用僇輕政無刑威盜賊多有沅湘間沉怨抑激有屈原遺風吏無廉平人用愁苦惟爾暎洎堪等皆踐臺閣亟歷名部號為良能俾

分兩地之憂佇聽二天之諺暎可使持節饒州刺史堪可使持節澧州刺史餘如故

元萁杭州刺史等

勅饒州刺史元萁等自天子至于侯甸男邦大小之勢不同子育黎元其揆一也是以郎官出宰百里牧守入為三公此所以前代稱理古也近俗偷末倒置是非省寺以地望自高郡縣以勢卑自劣盤牙不解稂莠不除此有之患由此起今餘杭鍾離新安順政三有財用一隣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萁之理課甄明以弘度之奏議詳允以玄亮之學古從政以公達之守道立身僉命為邦庶可勝殘而去殺矣敬奉詔條用慰烝獨可依前件

韓察明州刺史等

勅朕子育黎民保乎混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于遠邇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前京兆府富平縣令韓察等久於吏職
皆著能名昔嘗奉詔 風聲尚在或歷居郊侍惠養有方命
汝臨人勿違其俗天明近於海鵲則姦生通理於巴急則吏
擾沔當泄會滯則怨起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憂人
之憂矣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韋行立處州刺史

勅守衛尉少卿襲邦國公韋行立聞爾貴遊之子也出入省
寺二十餘年終無尤違斯亦鮮矣江南諸郡戶籍非少皆有
賦入之難爾為吾往理縉雲以宣朕化無虐悍獨俾傷惠和
可使持節處州刺史

王進岌冀州刺史

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行右羽林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
進岌冀方陶堯之所理也其俗質強有古人遺風兵興已來

習為奮武之地非勇毅仁隱之者不能兼牧其所 以爾戰伐
居多班資已重副朕茲選必有可觀夫理亂繩_生緩之龔遂
之政也忠信可以服暴強仲尼之言也率是兩者以臨其人
吾無憂於千里之內矣式兼亞相周賁外臺可開府儀同三
司使持節行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功
臣勲封如故

論倚忻州刺史

勅前使持節守忻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論倚日者議鎮之勞
例皆甄獎有美能泌早聞其勤因以泌為忻州刺史會泌隱
惡彰敗不終其任司空度上言前刺史倚忻人懷之復換他
守人用不協遂仍 以復於忻勉居舊邦無替前効可使
持節忻州刺史

王元琬銀州刺史

勅夏綏銀等州節度 檢校太子詹事王元琬河朔之間豐有水草爾能當事多以畜擾為事吏二千石已上不能拊循競致侵削難其畸角齒毛之異廉者半價而買貪者豪奪其良困於誅求起為盜賊朕甚患焉近以戎臣祐勞領四郡奉宣詔條祐以元琬僉曰公幹乞為囿陰罔或不減貽祐之恥可使持節都督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餘如故

陳諫循州刺史

勅封州刺史陳諫倜儻好奇之士常患於不慎所從負累於俗過而能改人其捨諸以爾諫敏於儒學志於政經自理臨封尋彰美化分憂是切滿歲宜遷始求循吏之才以撫遠方之俗爾其樹德朕不記瑕可使持節循州刺史

萬憬皓端州刺史

勅前順州刺史借紫金魚袋萬憬皓赦所以宥不幸也爾為

郡守無違詔條而以疾罷去非不幸歟今朕還爾符印俾臨高要之人守吾憲章憊則有辟可使持節端州刺史餘如故

趙真長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等

勅臣藩洎逢吉尚書於陵所請劔南西川節度判官某官趙真長等皆以文學政事得叅公選觀其列狀尉薦甚勤人各有知朕無不可矧以羊祜之風流盡在文翁之學校復興咨爾真長等無替令猷勉當毗贊淮河之師旅近息荆江之賦入素殷咨爾應等無瘵厥官以擾生聚各揚乃職用副朕懷真長可行其官依前充職應可某官充戶部巡官勾當河南淮南等道兩稅餘如故

王沂河南府永寧縣令等

勅前汴宋亳穎等州觀察推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王沂前宣武軍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范傳規等比制

諸侯吏府罷則歸之有司以叙常秩近或不時以聞謬異前
詔朕申明之以復故典而去歲司徒弘以沂等入覲因獻其
能越在後庚之前且寵上台之請命汝好爵時予加恩勉字
邦畿無虐黎獻沂可河南府永寧縣令傳規可陝州安邑縣
令餘如故

吉改京兆府渭南縣令

勅前河南府登封縣令吉改畿邦之宰任得其人蓋有以又
我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自輦轂在鎬灑洛務輕長命之善
康東人者往往移隸內史今京兆尹季同以改有幹蠱之稱
流聞于西遂陳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可守京兆府渭南
縣令

駱怡壽州長史

勅前江州司馬貞外同正員駱怡等一肯而去其人則改行

自新之徒蔑由進矣况吏議不一負累多門原涉不必終於
廉夫而周處卒為名士此亦曰曩時之明驗也爾等受譴既
久省宥斯頻各勵日新以期天秩並復資品宜乎慎終可依
前件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叅謀

勅前洛陽縣尉裴溫等南極北向戶北至于桂林旁帶邕容
分置征鎮而南海尤居劇地舊制輒得臨莅諸管叅酌庶務
茲惟郡僚溫等受知於人為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可
依前件

韓克從太子通事舍人

勅前河中府叅軍韓克從聞爾之齒長矣而猶趨馳冉冉其
何以堪今命爾為東朝舍人以司贊引豈獨加之恩獎抑亦
示其優容宜勤厥官以服休命可守太子通事舍人餘如故

崔方實試太子詹事

勅容州兵馬使試殿中侍御史崔方實蠻蠻之間有黃賊者
踰窟窟穴代爲侵攘南人患之爲日固久而公素破其酋長
大獲俘囚檄奏以聞朕實嘉尚是用錫其使者金幣器服而
又試爲崇班俾耀遠人以勸來効可試太子詹事餘如故

李歸仙鎮州右司馬

勅成德軍節度衙前馬步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使
持節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防禦使李歸仙去歲成
德換帥之際人皆効忠惟爾職在轅門位兼符竹功實居最
議當甄升而弘正以牧長親人遙領非便司武故事兼可理
戎並仍帖秩之榮式遂上台之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
州右司馬替元闕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齊煦華州定縣令

勅齊煦等今一邑之長古一國之君也刑罰綱紀約略受制
於朝廷大抵休戚與奪之間蓋一專於令長矣然而天下至
大百吏至衆吾安能以一耳目觀聽其短長煦等皆奉詔
條爲人求瘼慰薦於爾豈某等皆欺予各勉厥誠以臻于理
煦可

韋珩京兆府美原縣令

勅韋珩等昔先王膏災肆赦則殊死已降無不宥免而受賄
枉法者獨不在數常常罪之以此防吏吏猶有豪奪於人者
朕甚憫焉日者覃懷有過籍之賦使吾百姓無聊生於下非
珩等爲吾發覺則吾終不得聞東人之疾苦矣今美原藍田
皆吾甸內之邑爾其爲吾養理生息以惠困窮使天下長人
之吏知朕明用廉激貪之意焉

裴訓檢校尚書庫部郎中充河南節度判官

勅守京兆府醴泉縣令裴訥等昔竇憲以元舅出征大開幕府以致賢彥是以銘燕然備勲籍用參畫也爾等佐釗斯任不細苟或無狀其思有尤可依前件

蔡少卿兼監察御史

勅容管經畧左押衙兵馬使蔡少卿蠻之有黃賊者東南人之虺蜮也經畧臣公素隳摭妖巢收復故地俾爾以如和縣等捷書來上道路悠遠其勤可嘉寵以憲官用光戎秩可

李立則檢校虞部員外郎知鹽鐵東都留後

勅李立則國有移用之職曰轉運使每歲傳置貨賄於京師其大都要邑之中則委吏以專留事漕洛之間蓋其一也而柳公綽言爾強白幹舉吏難其倫乞以臺省官假借恩榮俾專劇務勉服所職無忘謹廉可

常亮元權知橋陵臺令

勅常亮元等大宗正言爾等或親或能備識其行誠盡才辦可以修奉園陵吾先帝之衣冠所在夙夜思念哀敬不忘爾其盡恭以勗諸吏可依前件

杜載監察御史

勅杜載西旅違言侵坑縣道雖有備無患而予心惕然惟爾載奉捷潛奏乘駟以奔吉語亟來人用胥悅念毆攘之略誠在將軍獎飛馳之勞宜加憲秩歸語爾帥無忘乃庸可

崔旣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勅崔旣等自元和以來有大勲烈於天下先帝資予以保衡者唯司空度度亦齊慄祗畏不自滿大慎簡其屬毗于厥政惟旣及洙咸在茲選是用輟我糾察副其勤求惟爾敬玄舊佐藩服効誠于長議以序遷我鐵冠晶晶銀印受之以任其樂所從可依前件

青州道渤海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蕃

令狐楚等加階

蕭俛等加勳

蕭俛等加封爵

李逢吉等加階

李光顏加階

王仲舒等加階

郭釗等轉勳

武儒衡等加階

崔元略等加階

胡証授定遠將軍

諸使收淄青叙錄將士等授官爵勳

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叙勳

鄭氏封才人

七女封公主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

太夫人

范傳式河南府壽安縣令

勅范傳式御史府多以法律見徵苟覆視之不明於薄責而何追傳式在先朝時嘗為監察御史會孫革以廐牧競田之

獄來上朝廷意其未具復命傳式理之不能精求盡以前

使岐人衆來告我職爾之由須示薄懲用明失實嗟乎長人之吏信在言前當革非心無因故態過而不改寧罔後艱可

王昺兼侍御史

勅王昺等乃祖乃父勤勞邦家佐吾先臣相國捍患摧兇世為勲籍故吾聞成德諸將心猶悚然爾等初喪元戎能以整送迎新舊之際不無夙夜之勞言念功庸宜升秩序憲署命之崇班特示加恩匪用彛典可依前件

高端婺州長史

勅高端等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斯亦賞勞之也爾等皆執藝術待詔公車和六飲六膳以會其時察五色五聲以知其變朕嘗因苦口必念沃心每思藥石之臣咸聽肺肝之語凡百多士無以羨疾愛予因爾厥官用警有位

李昆滑州司馬

勅李昆日者王承元以成德喪師之狀來告爾實將之能承元之意上通朝廷之澤下究昆有力焉將議獎勞是宜秩郡丞憲吏用表兼榮可權知滑州司馬兼監察御史

劉頗河中府河西縣令

勅劉頗朕以自鄙而北夷夏雜居號為難理乃詔執事求以綏懷控壓之者皆曰頗在茲選且言其伐蔡之後常叅於懷汝之師部分弛張允協軍政遂命試領銀州郡事衆寧附邊人宜之連帥以聞議請甄獎河西近邊擇吏惟精勿吝牛刀為我烹割可

王迪貶永州司馬

勅王迪為吏不廉受賄六十餘萬據其贓罪合寘重條言以為伐蔡之時陷其家屬適遭蜂蠆並為鯨鯢尚念爾干

茲當從末減議遷郡佐無忘悛心可守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仍所在驛發遣

王悅昭武校尉行左千牛備身

勅執千牛刀以侍奉吾左右者命子弟之選也莊憲皇后姪王悅等或勲戚蔭餘或公卿貴胤佩觿有趨蹌之美釋褐叅侍從之榮勉奉我朝廷之儀敬順爾父兄之教可依前件

崔適翊麾校尉守左千牛備身

勅三品子崔適等左右備身在吾旒宸之側非貴遊子弟之可親信者不在選中爾等閱閱甚崇教誨斯至事我猶事父畏法猶畏師勿惰勿佻以期無誨斯可與成人並行於朝廷矣可依前件

姚文壽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勅姚文壽出入中外備嘗劇職靜以自勝高而益謙先皇帝

以其忠愿謹信知書有文每決務宮中付以密命已事而復終無漏言朕方藉良能奪其情禮起自哀疚命爲監臨和而有常威而不侮修身處衆兩得其宜憂服旣除庸功可獎崇階厚秩兼以命之無忘慎修用副毗倚可冠軍大將軍行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賜如故

徐智爰右監門衛將軍

勅徐智爰邠之地后稷公劉之所理也俗饒稼穡土宜六擾內扞郊圻外攘夷狄故吾特命禮樂詩書之上將俾爲長城立監臨戎亦慎茲選以爾自更事任已著公方端介而不失人心謙和而能宣朕命寵以將軍之號仍加內省之榮復職舊藩勉終前効可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餘如故

邵常政內侍省內謁者監

勅天子有內諸臣所以叅侍奉備傳達而將外諸臣之復也其或久更事任績効甄明者必擇其良能而分命焉元從興元朝議郎行內侍邵常政等或扈從於艱難之際或服勤著廉善之名宜序班資用優階秩夫奠東司而臨象教爾無忘於肅清將成命以察戎行爾無忘於畏慎正闡闥以親賓客爾無忘於敬恭行是三者可以長守其祿位而不離於榮近矣各揚爾職稱朕意焉可依前件

宋常春等內僕局令

勅近制選內臣之善於其職者監視諸鎮蓋所以將我腹心之命達于瓜牙之士也宣義郎行內侍宋常春等皆以謹信多才得叅侍從更掌上府尤見吏能守官無毫髮之瑕勵已
有冰霜之操跡其聲實可備監臨汝其往哉予用訓爾夫處衆莫若順犯衆則不安約身莫若廉奉身則不足推是兩者

引而伸之然後入可以近天子之光出可以護將軍之旅矣
罔或失墜以貽後艱勉當柱國之榮無忘立表之誓全寶可
宣德郎行內侍省宮闈局令貞外置同正貞

青州道渤海授金吾將軍等放還蕃

勅慎能至王姪大公則等洲東之國知義之道與華夏同風
者爾輩是也冒越深阻和會于庭予嘉乃誠命以崇秩用奮
威衛保爾恩榮無怠無違永作藩服可依前件

青州道渤海等授諸衛將軍放還蕃

勅大定順王姪大多英等我十有二衛將軍以率其屬皆臣
備左右為吾近臣自非勲庸不以輕授以汝各贊琛賚勞於
梯航俾耀遠人宜示恩寵歸撫爾類知吾勸來可依前件

令狐楚等加階

門下朕聞君法天大臣體君命數名等威上下以兩昔漢丞
相金印紫綬黃扉黑轡亦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今朕宰相
階級不稱甚無謂焉既當行慶之恩宜用加崇之典守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令狐楚端慎嚴恪夙
夜在公按度懸衡守而不失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賜紫金魚袋蕭俛深敏敬恭寤寐思理伏蒲焚藁知無不
為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段文昌坦
易堅白風雨有常推賢與能如恐不及咨汝三后弼予一人
汝為股肱耳目以資予予敷心腹腎腸以告汝汝其一乃志
以奉上周乃惠以接下敬乃事以臨官是三者孫叔敖嘗用
之於楚矣位愈高而士愈戴祿愈厚而人愈懷夫以朕之不
敏不明尚克用濟實賴吾二三臣朝夕之誨詩云無言不訓
無德不報爰因進等之詔用申交警之詞各竭乃誠同底于

道康天下平太階而後越級之賜行焉茲謂叙常非以為報
楚可太中大夫俛可朝議大夫文昌可中散大夫餘各如故
蕭俛等加勳

某等越正月惟朕憲考集大命于朕躬宅憂昏逾罔克攸濟
惟爾俛屢贊大儀以詔予一人惟爾文昌作策度以道揚末
命俾小子審訓弗違時乃之休王功曰勳茲用報汝尚克納
誨毋忘協心銘于太常永作元輔可

蕭俛等加封爵

門下列爵惟五所以褒有德也朝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騎都尉襲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俛等外
撫四夷內順百度同德比義以堯舜之道事予厥惟懋哉遂
行益地之詔俛乃讓封於弟亦協推恩開國承家永綏厥後
惟克恭敬以和神人可依前件

李逢吉等加階

某官李逢吉是朕呈子時侍讀也忠孝之訓何嘗忘之惟秘
洎瓘是惟藩臣克壯威猷用以垣翰揚造等祗事內外夙夜
惟寅並沐前恩遞升榮級上下有等式示彝章可依前件

李光顏加階

門下朕聞有天下者道德仁義以為理城郭溝池以為固故
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有備無患可以應卒此先王歐攘戎
狄保障黎元之大畧也五原居宥夏靈慶之中當地豕豺狼
之突將搤咽喉之要爰命腹心之臣厥有成功宜膺茂典邠
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邠州刺史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李光顏氣敵三軍心師百
行有卞莊之勇守之以仁有日磾之誠濟之以武叱咤則風
雲迴合間宴則樽俎周旋蓋文武之令才真古今之良將是

以淮蔡之役百勝功高青齊之師一面居最朕以蕭關尚警馬嶺猶虞五餌之詐可羞百雉之城爰度先是屬役每難其人惟爾良能果諧予願程功而不憊于素訖事而不勞于人比命有司褒乃實力僉曰古諸侯勲德優盛則就加特選以寵之我國家封植崇重有朝請一字以異之予嘉乃勤兼用兩者茲謂上賞爾惟欽哉可特進餘如故

王仲舒等加階

門下階陞所以升堂奧也歷清貫者亦由是而登進焉國朝由散官而命爲大夫者凡十一等以銀青朝散爲名者非我特制則不克授蓋門戶有綵戟之榮腰佩有龜綬之異也朝議郎守中書舍人王仲舒等或歷職清近代予格言或分命藩方宣我程品或縣車以請老或持節以臨人或親或能或勞或久皆承霈澤之慶宜當並命之榮凡爾四十有三人各

服我休命並朝散大夫餘如故

郭釗等轉勲

粵若十有二勲以馭親賢以詔勞舊以稽秩序以行慶賜而刑部尚書兼司農卿郭釗實我元舅寅亮朕躬傳師洎肇共司予言發揚書命倭貳教官長財善物証居環尹夜警晝巡堪致厥政時惟舊老高陽而下五十有六人分命內外祗勤于理越二月發大號于天下延寵庶官錫爾崇勲無替嘉命

武儒衡等加階

某乙等古人以朝散大夫爲榮是以自矜於歌詠况今由是級者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儒衡等皆吾內外之臣並在賢能之選頃因慶澤第許崇階朕不食言勉當嘉命

崔元略等加階

某官某乙階之設二十有庸有事有叙有加用是四者以詔

百吏由鄙而上至于元略曰加曰叙進而下至于景曰事曰庸光我侍從之臣且優致政之老詔賢詔德於是乎在堂奧益近爾其敬之

胡証授定遠將軍

門下寧遠將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街使賜紫金魚袋胡証等近古赦天下則勲秩階爵因緣而行亦欲與卿大夫同美利也爾等率其屬部分義甚明皆吾勞臣是有恩獎益進榮級宜其允恭可依前件

諸使收淄青叙錄將士等授官爵勲

某等能執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次用于十有二勲式示等威益以勞之小大爲上下也

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將士叙勲

門下劍南西川節度使下准制叙勲將士朝議大夫試太子家令上護軍史憲等蜀形勝之地也南控蠻蠻西搃戎羗厲禁之勞實賴汝三千八百六十有六人之力使之必報並賜崇勲各懋乃誠勗率以敬可依前件

鄭氏封才人

勅古者天子設六宮以詔內理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憂在進賢將聽鷄鳴之詩豈惟魚貫之序鄭氏山東令族海內良家每師班女之文嘗慕樊姬之德桃姿焜耀蘭行馨香爰用擇才冀無傷善勉當選進之重無忘和平之心可才人

七女封公主

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侍側螽斯之慶上慰慈顏鴈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可尚出閤末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

元集四十九
據宜加美號以表令儀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王承宗母吳氏封齊國太夫人

勅古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贈侍中王承宗母燕國太夫人吳氏魯文在手燕夢徵蘭道以匡夫仁而訓子教日殫竭誠之操義必資忠戒陳嬰自大之心明於處順是以承宗辭代之際承元領務之初或輟哭以據床每形言於憂國人知趣向道實光明宜受進封之恩用表貫霜之節可封齊國太夫人

元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

制誥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

贈田弘正父庭玠等

贈烏重胤父承玘等

贈韓愈父仲卿尚書吏部侍郎

贈韋審規父漸等

贈田弘正母鄭氏等

追封孔戣母韋氏等

追封李逢吉母王氏等

追封李遜母崔氏博陵郡太君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

追封王璠母李氏等

贈鄭餘慶太保

贈王承宗侍中

贈裴行立左散騎常侍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

贈楚繼五等

贈于頔謚

追封宋若華

入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授官階制
授入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李愬妻韋氏封魏國夫人

勅夫尊於朝婦貴於室由古道也安有邦君之妻而無湯沐之地乎涼國公李愬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笄年事愬克有令儀天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戶使愬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愬有蒸嘗之潔愬當分閫之際終無內顧之憂者由此婦也今愬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彝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愬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可封魏國夫人

贈田弘正父庭玠等

門下朕聞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莫不因嚴以教敬推類以明恩朕以眇身欽承大寶爲億兆人之君父奉十一聖之宗祧捧烏號知群臣有良弓之思瞻彼蒼念群臣有所天之感是用仲月五日申命有司大錫追崇式彰餘慶而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魏州大都督府長史田弘正亡父贈兵部尚書庭玠等教必以忠歿而不朽茂仲弓之德而位屈當年副孔父之恭而福流來裔惟爾弘正爲朕方叔以殿大邦惟爾夷簡爲朕河間以光宗籍惟爾度爲朕呂望以司專征子有勞於王家父豈忘於錫命進以師長之贈加之保傳之尊咨爾三臣告是五廟永錫忠孝賚于邦家可依前件

贈烏重胤父承玘等

勅朕聞水積者不涸德積者不窮肆我高祖武皇帝傳序累聖逮子冲人嗣守朝廷之常不克是懼而侯甸藩服亦克用又誠賴吾邦伯庶君之不墜吾祖宗之典也追念本始無忘

爾先永錫追榮用章彞訓檢校司空使持節滄州刺史烏重胤亡父贈工部尚書承玘等根本粹茂源流浚發載誕頗牧降生申甫或並列藩方或常參鼎鼐承我制詔備陳孝思皆曰閱禮資忠實賴先臣之教欲報之德願言克從遂命褒崇以幽顯可依前件

贈韓愈父仲卿尚書吏部侍郎

勅國子祭酒韓愈父贈秘書少監仲卿等子生則射桑弧蓬矢以告四方三月孩而名之十年出就外傳孔丘雖欲遠於鯉也而猶教之詩禮所以相承先而重後嗣也然而免水火之災從師友之後服軒冕以爲卿大夫者一族幾何人惟爾愈雄文奧學秉筆者師之與緘等各用所長列官朝右榮則至矣其父皆不及焉歿而有知能不望顯揚於地下贈以崇秩慰其幽魂推吾永懷示用怛然於此可依前件

贈韋審規父漸等

勅朕嗣立之二月五日在宥天下澤被幽顯凡百執事延崇于先而守尚書左司郎中韋審規父大理卿漸等生有列爵歿有懿行德積于身慶儲于後嘉乃令子爲吾望郎遂可有司之奏以錫先臣之命可依前件

贈田弘正母鄭氏等

門下檢校司徒田弘正母贈韓國太夫人鄭氏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欲養而親不待之詞也朕有臣弘正等皆社稷之臣也或寄重股肱或親連肺腑而克忠于國克孝于家歌康公念母之詩感日殫見圖而泣朕方推廣孝以闡大猷廼詔有司深惟贈典若曰幽魏并楊實鎮之大旣以命于勲賢齊晉清河惟號之美可用光于窀穸永錫爾類予何愛焉嗚呼子爲列嶽之崇母用追封之禮

亦可謂生榮死哀孝子事親之終也惟爾欽哉無或失墜可
依前件

追封孔幾母韋氏等

勅穎考叔食美而思遺其親此孝子不違於一飯也而况於
萬石在前累茵在側慰心不及非贈而何尚書吏部侍郎孔
幾母贈扶風郡太君韋氏等柔以睦姻明於訓子惟嬪之禮
始自敬姜擇鄰之規優於孟母慶鍾嗣子皆我蓋臣祇告有
司丕序先烈錫以大邑達其深誠庶無風樹之嗟且壯秋霜
之節可依前件

追封李逢吉母王氏等

勅孝子之於事親也貧則有啜菽之歡仕則有捧檄之慶離
則有陟屺之歎歿則有累茵之悲推而言之其揆一也不有
追錫何以達情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襄州刺史李逢吉母

贈平陽郡太夫人王氏等皆朕公卿之母也或象感台階生
申及甫或氣鍾河嶽非龔則黃出入恩榮羽儀中外苟無善
訓安得令人簡想徽猷用弘封邑式光子道以感母儀可依
前件

追封李遜母崔氏博陵郡太君

勅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許州刺史李遜母贈義封縣太君
崔氏等昔康公貴爲諸侯而念母之詞甚悲悲親之不逮也
曾參仕三釜而其心甚樂樂及於親也今遜等有地千里有
祿萬鍾順指氣使無不隨順所不足者其唯風樹寒泉之思
乎朕方推廣孝豈吝加恩並封啓邑之榮咸慰循陔之念可
依前件

追封王潛母齊國大長公主

勅檢校兵部尚書王潛母贈晉國大長公主於朕祖宗之姑

姊妹也始以肅雍之德下嫁於公侯淑問怡聲禮無違者訓其愛子有過嚴君不因恩澤以求郎每致忠貞而事主使勤貴富戒黷廉能鬱為勲臣實資聖善微猷盡在典禮宜加猶狹平陽之封式廣營丘之地克宣朕命用慰潛心可贈齊國大長公主

追封王璠母李氏等

勅守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母贈成紀縣太君李氏等古人云生願為人兄欲奉養之日長也若此則及子之貴顯親之榮能幾何人是以聖王因心以設教由是揚名追孝之禮生焉朕宅帝位思弘大孝乃詔執事追用䟽封而璠等皆以諷賦語言得參侍從欲報之歎發乎肺肝追加啓土之榮用深罷社之痛可依前件

贈鄭餘慶太保

勅朕聞仲尼歿而魯公誄之柳莊死而衛靈請往夫以區區魯衛而猶念賢臣碩德也如是况朕小子獲承祖宗實賴一二元老朝夕教誨以儀形于四方天胡不仁遽爾殲奪而今而後誰其屏余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儒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任台衡屢分戎律凡所劇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謙卑以自牧蹇直行於臺閣柔睦用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有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所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逾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旣阻贈典宜加追書保養之榮用彰明允之德可依前件

贈王承宗侍中

勅天子之於百辟也公則有君臣之義私則有父子之恩生則有列爵以報功沒則有加榮以錫命遠則罷朝以申悼近

則幸第以臨喪而况於代濟勲庸時方委遇死而可作吾何
愛焉故檢校尚書右僕射王承宗海岱孕靈弓裘襲藝詩書
禮樂稟訓於祖先勇敢謀猷自生於誠腑逮居劇鎮益辨長
材每懷戀闕之誠遂行割地之効屢陳密款方俟來朝天不
與年素志沒地表章前上忠懇備存不以二子爲憂且曰三
軍求帥承元繼志雅有兄風雄藩旣耀於連枝寵秩宜加於
幽宥上台之首左輔之崇特越彛章用明加等忠魂尚在期
爾有知可贈侍中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布帛五百段米粟
三百石委度支逐便支送

贈裴行立左散騎常侍

勅秦郡守分土疆以牧人漢刺史乘輅車而按部兼是兩者
才唯艱哉而况於鎮定遠荒經略逋寇毗倚方切忽焉薨殂
不有追崇曷彰憫悼故朝散大夫持節桂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裴行立積德之門代濟英摭班超奮筆志在功名鄙寄秉
心義先忠孝累更事任益見良能襲遂著稱於潢池處默去
思於交趾遺風尚在錫命宜加寵以貂蟬賻之穀帛用光幽
宥式慰營魂可贈左散騎常侍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
仍委度支逐便支送

贈陳憲忠衡州刺史

勅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柳川刺史陳憲忠在德宗時執羈
勒以從遂加戡難之名在憲宗時沐雨露之恩實被念功之
詔朕敬承先志崇獎舊勲爰命有司用申常典生有熊當其
軾歿有鴈隨其車可謂男子之哀榮矣可贈使持節衡州諸
軍事衡州刺史

贈楚繼吾等

勅故容州本管經略招討左押衙兼行營中軍兵馬使檢校

太子詹事楚繼吾故廉州古丘營鎮將試殿中監衛弘本等
比以荒服不虔侵掠縣道乃詔毅勇為人毆攘而繼吾等奮
不顧身深入巢穴豺狼雖殪蜂蠆誤加方聞振臂之雄忽有
歸元之嘆其帥具上其功伐請議褒崇言念云亡尤用憫
悼不有異等孰以勸忠追有土之榮用明死政之節繼吾
可贈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弘本可贈使持節
都督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

贈于頔謚

昔羽父爲無駭請謚於魯侯而衛君亦自稱公叔文子之跡
則考行必在於有司賜謚或行於君命久矣其官祇奉三朝
橫鎮襄漢雖便宜從事難以法繩而武毅立名實爲威克來
朝而後亦旣降心敬以事君明能知子朕以禮存錫命恩在
展親考以慮深通敏之文參用追悔前過之義深詔執事宜

謚曰思

追封宋若華

勅司徒之妻有禮齊加石窳延鄉之母有德漢置封丘生旣
不渝沒亦宜及故宋若華我德宗孝文皇帝躬勤庶務寤寐
以之乃命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而若華等伯姊
季妹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叅掌宥密班妃裂素之詠謝氏散
鹽之章琤然玉音記在彤管先皇帝乙夜觀書之際亦嘗傳
窈窕德象之篇於若華言念云亡禮宜加等特追封邑豈礙
彝章可贈河南郡君

入朝奚大首領梅落悟孤等二十五人授官階制
勅其等各以貴寶會于明庭旣飲食以勞之又爵秩以遣之
式所以示懷柔於遠人也爾宜將我皇風慰彼黎獻可依前
件

授入朝契丹首領達于只枕等二十九人果毅別將

勅朕聞德教加于四海則遠人斯屆余德不類而爾等寔來良用愧于厥衷是以置野廬以勞其勤委舌人以通其意始於郊迓還以禮成寵秩仍加厚意斯在被服冠冕無妄敬恭可各授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勅宣議郎內侍省宮閑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愿吾愛之俾在左右將我密命達于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復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戶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為報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可依前件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一

序

白氏長慶集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

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

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
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
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
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
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倣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
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
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
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
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
苟求是售雜亂間廁無可柰何予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
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
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
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

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
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
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
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
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
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
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
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表奏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劄判
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
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
日微之序

記

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其所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上堂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二百有五十錢經之數經旣訖又成二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錢之貴者若杭州刺史吏部郎中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悟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乂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不附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

多少爲先後其一碑僧之徒思得聲名人文其事以自廣予始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又明年徙會稽路出於杭杭民競相觀睹刺史白恠問之皆曰非欲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予爲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予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相與爲不朽計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則不知幾萬千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蕩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與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狗一叱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子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物一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性合成

獨不能為千萬切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於紀石剌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厩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鷄竿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

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

禁省中備傳其事

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典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仰瞻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歌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効之言不忿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措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一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碑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南陽郡王贈某官碑文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愬狀其德政乞文爾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為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蠹發則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徃徃顧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碑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南陽郡王贈某官碑文銘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

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内外惴悸妻元氏因人不忍移置他所
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
始十餘歲衆襲能名之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事
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與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
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
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
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許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
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之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
等十數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
之十月四日也興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
自寅司馬已下至於郡邑史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
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
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使百

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賑乏困褒姦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
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
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
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
無畏避弘正始求副節度以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功雖勲
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外
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
出入以爲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
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
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弘正議
之皆曰壤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
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特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不又先帝
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

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憂畏感慙不克來覲旣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爲中書令節度於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自至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

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傲恨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爲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懇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旣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海內承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二年奄有不宅始視燕寇胡鷄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爲所細所忽忽焉而懼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乘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群

孽胡爲而亡僭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爲而昌憂畏
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無今爾之有旣克而有在克而守惟
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
銘之戎之以永聲臭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驍衛上
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郡
王贈某官碑文銘

南陽王姓張氏諱奉國本名子良以其年月日薨于家其子
岌哭於其黨曰唐制三品以上歿旣葬碑於墓以文其行我
父當得碑家且貧無以買其文卿大夫誰我肯哀者由是因
其舅捧南陽王所受制詔凡八通歷抵卿大夫之爲文者予
與焉予故聞南陽王忠功每義之然其請明日子岌狀其故
聞官闕以告曰我南陽西鄂人我高祖盈左武衛將軍閑廐

使我曾祖蘭朝散大夫沙州別駕我祖景春朝請大夫太僕
少卿我父南陽王太僕府君之第某子也少學讀經史子至
古今成敗之言尤所窮究遂貫穿於神樞鬼藏之間而盡得
擒縱弛張之術矣大曆未始以戎服事郭汾陽於邠建中中
以騎五百討希烈於蔡遭太夫人喪號叫請罷遂克終制僕
射張建封以壽帥移於徐始以渦口三城授於我僕射歿而
徐師亂子乘亂以自立王不忍討以師二萬歸于潤德宗異
之詔召至京授侍御史復職于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國
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二年李錡叛王擒之以獻加檢校
工部尚書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進封南陽郡
王食實封一百五十戶遂錫嘉名尋遷檢校刑部尚書充振
武麟勝等州節度管田觀察處置等使復以刑部尚書兼左
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歷左龍武統軍鴻臚卿就加檢校兵

部尚書轉左驍衛上將軍充大內皇城留守以疾薨壽八十
三特詔贈某官我南陽郡夫人能氏祖元皓皇朝禮部尚書
左金吾衛將軍進國公岌與嵩南陽夫人之二子也嵩任某
官岌以其官奪喪制葬以其年月日於某地岌不肖能言先
將軍之職官而不能知先將軍之勲業矣乞為碑予按僕射
張建封以貞元十六年薨於徐徐人立其子愔求命南陽王
不義其所為以渦之衆盡奔去由是泗濠之守皆據郡愔不
能令卒帖徐由南陽王之斷其臂也元和之二年潤帥錡求
覲京師既許之不克覲辱中貴人殺其臣寮以令下楊帥鏐
以叛告朝廷甚憂之初錡築鹽於潤有年矣削虐暴俚其下
甚畏之而庫便之藏以億計潤之師故南韓晉公之所教訓
弩勁劔利號為難當是時初定蜀兵始散物力未完加誅於
錡甚難之憲宗皇帝不得已下誅詔不浹日露章自潤曰十

月十二日錡就擒從亂者無遺餘問其狀則曰錡既叛以是
月十一日命南陽王田少卿李奉仙率銳衆以圖池南陽王
喜養士又能為逆順言明日與二將誓所部迴討錡城守不
取出環其城是夕攻愈急錡衆壞散縋于城下遂就擒自是
南陽王勲名顯於代姓卑順不伐在振武時以檢儉同士卒
勞苦居餘官皆謹慎專至如不及在朝廷十餘年似無功能
者未嘗圖進取薨之日家甚貧幾無以葬其身天子憐之廢
視朝賻布帛給班劔鼓吹以葬之嗚呼舉三十年為言其間
至將相者凡百數耳目相遠之後非其子孫能識其姓名者
十不能一二焉若南陽王縛錡弃愔鑒徐究潤自取爵位以
貽不朽無幾希矣碑於其墓不亦宜乎銘曰
在昔徐師知于南陽付授兵柄 俾為防徐喪其帥徐人恃
強強以愔嗣不歸其喪我欲盡殄愔亦與亡不忍自我焚其

構堂我或不去愔盡必

其能久長乃挈萬眾賓

于隣疆愔果惴惴不假不狂逮及終歿全歸其吭潤錡待我

不踰于行一日叛

昏荒我乃遽取歸之天王非不可

殺示人不戕報愔以惠報錡以常稱示厚薄俾文相當失勇

克義不伐不揚銘于墓石以永無疆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三

碑銘

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故京兆府藍屋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東道觀察等使

贈左散騎常侍河東薛公神道碑文銘

天下萬族言多大冠冕人物者凡八姓薛其一也自晉安西

將軍懿避寇汾陰後世子孫遂與裴氏柳氏為河東三著姓

近世諸薛群從伯季死喪猶相功縷者數十人迭居中外要

秩皆邠州刺史寶胤之二世三世孫公諱戎字元夫父曰湖

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同母曰贈某郡太夫人陸氏尚書景融

女祖曰河南縣令贈給事中縑河南於邠州為季子刑部五

男又終郎丹終賓客擁終御史公實刑部府君第其子今尚書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放於公為季弟公初不樂為吏徒以家世多貴富門戶當有持之者會兩弟相繼舉進士皆中選公自喜遂入陽羨山年四十餘不出李衡為刺史能以禮下公及衡觀察江西求公為幕中賓公許衡衡遷復為觀察使齊映乞自佐映卒湖南觀察使李巽遠辟之未幾福建觀察使柳冕奏署書下詔公判冕觀察府中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俾公攝行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公在郡用朝廷法不用冕所自用者冕惡之先是宦者薛盈珍譖馬總為泉州別駕冕諭公陷總總無罪公不忍陷冕怒并囚之值冕病俱得脫公由總以義聞冕卒閩濟美代冕使福建復請公副團練事始受五品服濟美使浙東公亦隨副之轉侍御史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公稱於

朝因拜尚書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王師出征以中貴人護諸將州府吏迎迓館穀畏不及持畚斨於道路者相接唯公境內按故道塗無所役且制閩閩無得授留守卒壞公制公命寘諸獄留守怒遣將率徒略出之公不與卒致留守諸市人皆賴之遷衢州刺史到所部視前刺史所為皆便俗公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最患人者菘塘河水渚淤逼塞不能負舟公濬之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遽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團練浙東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為墟以酒禁坐死者每歲不知數而產生祠祀之家受酒於官皆醜偽滓壤不宜復進於杯捲者公即日奏罷之舊制包橘之貢取於人未三貢鬻者罪且死公命市貢之鬻者無所禁旬月之內越俗無餘弊朝廷宜之積累歲不遷長慶元年以疾自去九月庚申薨于蘇州之私第始生歲丁亥至是七

十五年矣天子廢視朝使使者贈賵祭臨且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十一月庚申洎夫人韋氏葬偃師河南府君之墓左公後娶李夫人亦又歿于天子曰沂始九歲洽次之有女四人皆及其嫁公始以隱者心爲吏不尚約束不求名譽人便安尤惡苛雜爲郡時有善歸之所部縣爲鎮時有善歸之所部郡是以在郡在鎮時無灼灼可驚者旣去人思賦歛多饒裕人然而儉於用予視其庫庾案牘盈羨無逋負予在中書時公旣歿浙東使上公所羨之財貫緡積帛之數凡三十有九萬則其去他郡也可知矣惜乎今之人揚善政者少公旣不自稱人亦莫能盡知公之所以理至於脫馬總之禍抗居守之略弛酒禁市貢橘惠施於人而歿而盈羨皆予之適知者非公之不能有多於此也性誠厚溫重然而歡愛親戚及爲大官遠近多歸之衣食婚嫁之外無餘財一旦盡

所有分遺親戚曰吾病矣爾輩各爲歸去資親戚故舊皆哭泣盡散去及公去越之日徒御不過數十人觀者嗟嘆多出涕公爲河南令余以御史理東臺自是熟公之所爲又嘗與公季弟放爲南北曹侍郎公歿矣非我傳信孰當傳焉銘曰婉婉汾州厥生九子子又生孫實大以祉祉延于公有浙之東仲氏臨汝季氏南官門戶有赫有赫斯融我祿斯美我族斯豐朋舊親戚羈離困窮無遠無邇有來斯雍公之喪矣族亦瘁止分散舟車各自鄉里有今之季悲哀不已前年孟亡今年仲死撫視遺孤瞻望墳壘何以推之古今同此貽之斯文以永來祀

故中書令贈太尉沂國公墓誌銘

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司禮氏持第一品憶弩已下備衛椎鉦鼓鳴鐃簫笳笛前導我沂國公洎某國夫人某氏合葬於某

縣某鄉某里某原先是沂國嗣子肇乞予銘墓石按沂國公
姓田氏諱某字其平州盧龍人曾祖璟官王鄭州別駕祖延
憚官至安東都護府司馬沂國既貴贈尚書右僕射父庭玠
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相州刺史中丞沂國既貴贈累至司空
公本諱興司空第其子幼敏雋年十八爲魏博衙前都知兵
馬使自是魏劇地劇職盡更之由太子賓客沂國公累加殿
中御史侍御史中丞秘書監元和七年同節度副使步射之
衆皆隸焉魏帥季安卒子懷諫始十餘歲惡輩樹之不累月
魏法大壞一旦萬衆相叫噪皆曰田中丞當爲帥公曰叱叱
止止衆曰何謂也公曰爾輩牽制孺子猶一累吾焉能受爾
輩即欲受吾使用我乎皆曰諾公曰孺子之家敢有辱者死
擅殺人者死掠財者死天子未命敢有言吾麾節者死訖吾
世敢有不從吾忠孝者死汝輩可乎皆曰可公乃狀其事於

先帝先帝大悅降工部尚書魏博相衛貞澶六州節度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制刺節以授之而又賜緡錢赦死罪復租入
公乃獻地圖編口籍修職貢上吏負凡魏之廢置不關於有
司者悉罷軍司馬已下皆請命於廷然後斬暴亂叙勞舊除
僭異弛禁閉家家始以燈火相會聚親戚吉凶通弔問出入
封無所詰魏之人老者聞見平時多出涕少者不知所以然
百辟四方皆奉賀明年錫嘉名又明年加僕射十三年子布
功於蔡加司空十四年帥師克東平加司徒平章宰相事八
月朝京師乞侍從先帝付以山東加侍中實封以遣之十五
年會上新即位成德表帥上曰非吾勳賢莫可入者轉中書
令以徃焉是日命子布節度河陽以張之公既入鎮去就事
法猶在魏魏之人相與立石乞文於陛下陛下詔臣積爲文
以付之先是瀛之樂壽博野入於鎮公乃奏歸之長慶元年

七月幽州亂公即日命將悉帥麾下集於境鎮人初受制未
慣用於王是月二十八日潛作亂公薨于師年至五十八天
子震悼罷五日朝冊贈太尉下詔徵天下兵且命子布脫縲
經總魏師以自報兵勢未合布寃憤自殺遂罷討三年鎮人
歸其喪詔葬有加焉嗚呼魏之法虐切疑忌諸將以才多死
者公既故爲刺史子又多才好讀書識理亂形勢孝友信義
士衆多附服官望已重不宜免然而晦養謹慎物下二十年
訖無禍用是建大勳更大鎮模樣聲名施於後世身以忠歿
子以孝歿纍纍在墻下者如公幾何人公若干男若干女子
布終魏博節度使子肇鳳翔府少尹子犖某將軍子某某官
子某某官女邵氏某氏婦近世勳將尤貴富者言李郭然而
汾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世爲節制公與子布同日登將壇
諸子泊伯季龜緇金銀被腰佩者十數人不亦多乎哉銘曰
忠乎仁乎可以用於彼而不可用於此乎何魏人之不我以
異而鎮人之不與我爲徒化萇弘而爲血辨青旂於葦蒲感
異物之先兆豈人力之能圖送橫之客歌薤露于嗟沂公今
已乎

唐故京兆府盩厔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盩厔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爲十四世
孫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賓客某父曰都
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閭夫人妻曰隴西李氏女子
曰某曰某女曰某君始以蔭入仕四仕爲盩厔尉丁太夫人
憂遂不復仕享年五十五以疾歿於衢州元和十五年四月
日歸祔於咸陽縣之某鄉某里君少孤力學通五經書善鼓
琴能爲五言七言近體詩事親愉愉然終身不忘嬰兒之慕
奉兄恭恭然若童子之愛敬臨弟姪妻子煦煦然窮年無愠

厲居官以謹廉貞順而仁愛寮友之悍誕鄙異者游於君則必怡然無自疑於我矣嗚呼揔是數者非古之所謂淑人君子歟不壽不達命適然也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跪於予曰某日孤子震襄祔事請銘於季父由是銘銘曰或仁而夭或鄙而壽天乎不識人乎安究我之北原五世其墓子子孫孫前後左右歿有令人乃克來祔斯焉克終亦又何疚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三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四

碑銘

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公諱倭字某以孝公為從祖父則其官族可知也沔弟濤官至大理少卿濤生儀甫官至大理丞贈刑部侍郎公即刑部之第某子母曰范陽盧氏贈本郡太君公再娶前夫人榮陽鄭之尚女後夫人范陽盧國倚女封范陽郡君七女三男三女既嫁鄭出也兩男三女出於盧逞千牛廼明經迅挽郎公以長慶三年二月四日薨於洛陽時邕里壽至七十一年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階至正議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安平縣開國男紫服金魚之賜其尚矣葬以其年十一月之

某日於某地公始以太廟郎再任爲東陽主簿刺史李衡一
以自得衡遷湖南賓置之府罷授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
某狀爲南陵會南陵賦錢三萬稅輸之戶天地相遠不可等
級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迫而又屠牛鑄錢則殺吏卒莫敢
遽止者公始至怙怙然無約束適有屠牛鑄錢之徒敗覺者
盡窟穴誅之群盜皆散走一旦命負擔者三四人悉以米鹽
醢醬之具寘於檐從十數輩直抵里中佛舍下因召集老艾
十餘人與之坐遍謂里中賦輸之粗等者吾不復問貧富高
下之大不相當亟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旣言之皆
筆於書然後取所負米鹽醢醬飽所從而去又一里亦如之
凡十數日盡得諸里所傳書因爲戶輸之籍有自十萬錢而
至於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於十萬者卒事懸於門莫敢
隱匿者是歲前逋負盡入焉宣使駭異之當去復留者凡七

載歙州闕刺史府中賓皆願去宣帥衍不遣去以公攝理之
用能也累遷京兆府司錄拜侍御史轉膳部員外郎轉運使
官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校膳部郎中襄
州湖鄂之稅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
劾其贓其餘眇小不法者牒按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
宗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楊
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尋拜蘇州刺史遷湖南都團練
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潭州刺史破壞豪黠除去冗費歲
中廩藏皆羨溢憲宗驛召至京城擢拜戶部侍郎判度支不
累月會上新即位頃掌內外修奉景陵一日下詔移五鎮幽
州鎮州賜錢皆億萬郊天上徽名太和公主嫁可汗吐蕃
請降使使者往返凡數輩幽州囚將帥鎮州殺將帥食饟半
天下兵自七月至十二月一出於有司則其供辦之能可知

也陛下特加工部尚書以償之會鳳翔闕節度宰相奏名皆不可上曰得之矣明日出白麻書以公爲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府尹御史大夫充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先是岐吳諸山多椽櫨柱棟之材而薪炭粟芻之類京師藉賴焉負氣勢者名爲相市實出於官公則求者無所與由是負氣勢者相與皆怨恨又無可爲毀乃揚言曰以崔之峭削廉隘好是非人士衆不願久爲帥陛下一旦問宰相予雖心知其不然然亦惑於衆口卒不能堅辨上意賴上仁聖不受讒乃以公爲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是後岐下諸將比比有來者予謂曰公於里閭間吾不復問矣軍怨乎吏怨乎何爲謗皆曰舉其一二可知也凡軍之怨怨不均也先是岐之軍食於者同一斛食於省者盈一馬公乃歲以六十四萬斛盈由是言之怨乎哉吏之怨怨不厚也先是鄭少師得

上吏之俸有加焉然而後鄭者輒以所加之俸管於庫其吏以下未嘗獲一錢公乃悉出所餘命糾掾已下均取之著令曰自是加俸貯於尅府賞信易取也人人皆便之言歎憤多出涕理河南不旬月家家自謂有崔尹卒吏無敢其門識事者皆曰三五十年無是尹都者是歲七月抗疏言臣七十當致仕詞意不可遏朝廷嘉之拜戶部尚書以遂志近世未有心膽旣強聲勢方穩而能自引去者明年春暴疾薨于家予與公更相知善有年矣公方氣性剛方理家理身廉儉峻直頗有文章考公之所尚仁孝友愛內外死喪婚嫁之不能自恃者莫不已任之嘗以戶部侍郎爲其兄乞換一散品致仕官天子憐其意特以太子諭德與其兄至於親戚僚友間無所闕由是議論不能饒借所無者而所無者亦以起畏避之爲理尚嚴明勤於舉察胥吏輩始皆難於公然而

終卒無大過詞色朗厲若不可支梧然而下於已者能以理決之無不即時換已見此其所多也銘曰

勇怯聲佞直特勁正根乎性抑厄病橫者壽景盛由乎命我以其勁齒與位併銘于子孫用我為鏡

唐故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按李發事魏為橫野將軍申國公十一世而生有唐綏州刺史明明生太子中允進德進德生昌明昌明生珍玉珍玉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公即尚書第三子諱建字杓直始以進士第二人試校秘書郎判容州招討事復調為本官會德宗皇帝選文學公被薦上問少信臣皆曰聞而不之面唯宰相罪珣瑜對曰臣為吏部侍郎時以文入官當校秘書者八其書則馳他人書建不馳故獨得上嘉之使居翰林中就拜左

拾遺會德宗皇帝崩鄆帥擅師于曹詔歸之公不肯與姑息時王叔文恃幸異公意不隨卒用公意鄆果怙後一年司直給事府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治於鄆恕即日就公乃自貳降拜六而後許詔賜五品服供奉殿中以貳焉舍恕復取不宜為賓者公罷去歸為殿中侍御史有詔天下捨三節來獻先是襄帥均獻在邸亟相命俟節以獻之公力爭不可意作謬官詩尋為真外比部郎轉兵部吏部始命由文由部而仕者歲得調編類條式以便觀者罷成勞書凡成否之狀急一月人皆便之遷本曹郎換兵部郎中知制誥丞相視草時微有竄益遂不復出樂為少京兆會仲兄尚書遜被口詔上疏明白出刺澧州入以亞太常於禮部中覈貢士用已鑒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為禮部侍郎遷刑部權於吏部郎眾品一夕無他恙而奄忽將盡舉族環之請召呪妖巫搖

首若不欲者寡嫂至歛衣若禮焉競不克言而遂薨年五十
八是歲長慶元年之二月二十有三日也上爲之一日不視
事以工部尚書追命之後四月朔先君於鳳翔府某縣某鄉
某里實五月之二十有五夫人涇源縣君房氏容州濟之
女在太尉瑄爲猶孫生五男長曰訥始二十朴恪慤碩次第
焉二女皆十年而下長於議論用體識爲文章於朋友間好
盡言然而未嘗以勝負形喜愠進退之際幾微不苟受官法
與操行牢不奪亦未嘗皎皎自辨性絜廉而吝貪有才者昔
進之考行取友甚峻能銖兩人倫而滔滔者莫見其厚薄終
肯延薦人常爲諱避其短善承受得喪故沒身無誕歎之言
沒之日會上合百辟宴御史吏驟聞其喪聞者皆怛然愛惜
無異詞公始校秘書時與同省郎白居易元稹定死生分至
是稹與白哭泣不自勝且相謂曰杓直常自言在江陵時無

衣食賴伯兄造焦勞營爲縱兩弟游學不數年與仲兄遜舉
進士並世爲公卿而伯兄先杓直歿今杓直復不以疾聞於
許一旦發其喪其兄何如哉許信至果誨其猶子訥曰爾父
有不朽行宜得知者銘吾悲撓不忍爲爾其告若父之執子
訥遂來告曰爲誌且銘銘曰

日出入安歸今日之日是前日耶非君去此安之念君夢君
兮是君耶非之死信冥冥兮安用銘此爲死而尚可識兮魚
膏大夜安忍觀此詞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四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碑銘行狀

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銘

贈太保嚴公行狀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大夫使

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裴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東聞喜其望也唐故長安縣令諱安期贈左

散騎常侍諱後已贈工部尚書諱郃其父祖其曾也贈晉陽

縣太君王氏其母也故清河縣君房氏其室也昭應縣令稷

虔州刺史恣盪屋縣令及其季也進士誨進士警其子也辛

少穆李堯一陽觀李及其壻也叅軍於彭尉於雒丞於湖城

復尉於奉先主簿於太常錄事於華戶曹於京兆檢校水部

貞外郎侍御史佐於襄令於醴泉檢校庫部貞外郎侍御史
兼中丞團練觀察於福建其官也中大夫上柱國紫綬金魚
其階其勲其賜也歲某月之某日癸卯某月之某日甲辰某
月之某日其始其薨其葬也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原其墓也
少好學家貧甘役勞於師雨則負諸弟以往卒能通開元禮
書中甲科在湖城時杖刺史若初寵卒返致若初謝在華時
會刺史故相郢將至舊法盡取行器於人公不取給官司所
有粗陳之其他廉法不撓皆稱是刺史郢卒以上下考訓之
初狀請白京兆尹於陵由是奏為劇曹掾佐襄時新換帥公
為新帥均馳撫其師會眾卒將食舊帥賓公遏之不果食既
而均至傲很不用禮公去之在坊時歲旱廩庫空少不數年
皆羨溢在鄭時朝廷有事淄蔡驢車粟芻一出於鄭均次役
役征人用不擾義成節度光顏將出師乞自副且專留事訖

師還不絕糧饗義成換帥仍為副皆帶刺史事理鄭凡三年
鄭人宜便觀察福建時遠俗佻剽食稅重繁急則散去緩則
偷苟持之五載不失所逮其就徵內外以才自許為劇職者
皆開路不幸薨於楊天子聞之罷一日朝降使者賻粟帛仍
以左散騎常侍追加焉予與公姻懿相習熟及予來東自謂
與公會于途晨涉淮而夕聞其訃其子誨雅知予有舊因請
銘大凡公之行孝愛友順顯揚前人冬曹晉陽寵備幽窆而
又勤盡讓不為競爭官卑時多為官重者所與居重官人皆
以經慣吏理為美談不如是安能富貴其身哉銘曰
實而無文行則不振不有好辭安知令聞我有祿位榮于子
孫亦又記誌其期不泯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贈太保
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嚴公行狀

曾祖方約皇利州司功叅軍贈太常少卿

祖挹之皇徐州符離縣尉

父丹皇殿中侍御史東川租庸鹽鐵青苗等

使贈禮部尚書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嚴某字某年七十七

公少好學始以大曆八年舉進士禮部侍郎張謂妙選時彥
在選中不數年補太子正字歷櫟陽尉試為大理評事福州
支使復以監察裏行為宣歙觀察判官轉殿中兼侍御史充
團副加檢校著作郎賜章服入拜尚書刑部員外郎一年轉
太原少尹賜金紫尋加北都副留守兼御史中丞又加行軍
司馬檢校司封郎中特命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河東節度支使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兼太原尹御史大夫北
都留守再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三命加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命加檢校司
空始特命至是凡九年朝京師真拜尚書右僕射依前檢校
尋以檢校司空拜荆南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御史
大夫進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後累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
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兼襄州刺史司空大夫皆如故就加
淮西招撫使徵拜太子少保依前檢校司空換檢校司徒兼
太子少保判光祿卿事復換太子少傅依前檢校司徒疾告
久之有司上言百日不視事當絕俸特詔有司無絕俸長慶
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薨于家上為一日不聽朝詔贈太保出
內帑以贈賻之恩有加也初貞元中宣歙觀察使劉贄以公
勤信精盡深所委異十年之間政無細大一以咨之及贄府
除掌贄餘務德宗皇帝善公之所為是有刑曹之命且欲任
用焉會太原節度使李說嬰疾曠廢遂命副助之其實將代

說矣公事說愈謹待下愈謹及說薨而人人皆願爲帥德宗
皇帝因人焉元和初楊惠琳反於夏公上言曰陛下新即位
惠琳不誅威去矣臣請偏師斷其頭優詔許之公乃秣芻以
載於車烝糧以曝於日齋輓輕重人利百倍惠琳誅是有金
紫大夫尚書左揆開國扶風之命焉明年賊闢劫蜀兵以叛
詔公分師以會伐今司空光顏將往會公乃悉出帳下衛以
驍果之柄以付之然後豐其資賞副以兼乘涉棧道者五千
餘騎人無徒步而進者馬有羨力兵不勞困蜀人駭竄自我
功爲多役罷是有檢校司空之命焉公之始帥太原也內外
乘馬不過千餘匹三年阜而秣之者六千匹出之於野者以
萬數及命十不能一二焉嘗大閱於并城東種落畢會旗幟
滿野周迴七十里不絕時迴鶻悔綠將軍來在會聞金鼓震
伏其在江陵也蠻酋張伯靖殺長吏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

以自固詔公討之公上言曰緣谿諸蠻狐鼠踰王師步趨
不習嵌嶮沂水行舟進寸退里晝不得戰夜則掩覆攻實危
道招可懷來臣今謹以便宜未宣討詔先遣所部將李志烈
齋書諭旨俟其悛心不十餘日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
降下公天子褒異一以委公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下
舒秀和等來就戮詔公皆署麾下將以撫之由是六州平而
伯靖亦卒爲我用荆俗不理室居架竹苦茅卑庠徧逼風旱
摩戛熇然自火公乃陶瓦積材半入其直勉勸假借俾自爲
之數月之間屢閏如化災害減少人始歌之及朝廷有淮蔡
之師乃命公爲襄陽節度以招撫之旣至再旬而師濟漢
器備車徒皆若素具俸秩廩祿一以資軍公之大推誠厚
下善用人之所長故誅琳破闢柔伯靖秀和皆談笑指麾而
人人自輸其効理身理家和易孝敬親喪不自支事兄嫂有

過人者前後四顯親而先府君位尚書先夫人封虢國朋友
姻戚泳游於德宇者如歸焉自始建牙選將開幕壁於今纔
二十年矣目擊爲將相者逮不肖凡九人焉其餘從公而同
奉朝請者可知矣公之先自兩漢至隋氏郡守列侯駙馬御
史郡丞將軍刺史著作郎數百年冠冕不絕代若公之出入
更踐位與壽極其上無如也高祖協貞觀中文皇征遼爲海
東運糧使洮州都督自高祖至王考禮部府君爲政皆嚴明
無畏避初府君爲松滋江陵令恃豪賴軍目氣勢者比比皆
杖殺邑人相與刻石歌詠之先是開元天寶間安之尉京劇
挺之更右職破壞豪黠如神明至是挺之子武洎府君又著
稱有唐言剽斷者先嚴氏焉自公始用儒素謙廉見推於早
歲及爲大官益自勞謹貴貴尊尊而哀賤下於已者雖走胥
負卒幼子童孫終不得聞辱詬之言而窺怠墮之容矣用是

享年七十七仕五十年一爲尚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
司空再踐司徒三居保傅階崇金紫爵極國公荆并襄皆天
下重地也繼爲統帥者十有四年前後奏名刺率百辟以慰
慶吉凶者凡八載然而褫免之誚不聞於耳憂悔之緒不萌
於心非夫上取信於其君下取信於其友權近不疑於畏逼
我旅賴我以安全其孰能如此哉詩所謂終溫且惠淑慎其
身於實敢信備錄聞諸有司謹狀上尚書考功積燮贊無狀
孤負明恩天付郡符官未稱責日夜憂畏豈暇爲文無何太
保公諸子以稹門吏之中恩顧偏厚具狀官闕且計日時願
布有司以旌懿行其間親承講貫子孫不得而聞者往往漏
略恐他人纂撰益復脫遺感念曩懷遂書行實其所行事由
荆而下皆所經見由荆而上莫非傳信飾終定謚期在至公
謹狀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碑銘

故萬州刺史劉君墓誌銘

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唐故使持節萬州諸軍事萬州刺史賜緋魚袋劉君墓誌銘

歲長慶之癸卯五月日乙亥處士祿汾以予友保極喪計於予且告保極遺意欲予誌卒癸子哭泣受妻子賓友弔又哭泣退叙事保極諱頗姓劉氏漢燕王子孫之在其國者皆稱昌平人後世有清夷軍使拯爲清夷軍使時會侯希逸叛遼海側近軍郡守將皆奔走拯獨不奔軍軍亂害及拯朝廷忠之以平州刺史告其第平州生表裏表裏官至深州長史亦用忠戰死於軍長史生子騫子騫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唐州

刺史與周增等謀潰李希烈覺皆殺之君實唐州之長子希烈不忍其幼養之麾下凡攻戰必攜去年十四五始讀書希烈死得脫舉進士文詠詞調有古時人氣候不肯學感感近一題者試一不中遂不復試復田於唐唐刺史願得君爲壻君不願爲刺史壻刺史怒暴租其田君乃大集里中諸老曰刺史謂田足以累我耶由是火其居出契書投火中盡畀諸老田弃去汝上讀書賦詩厚自期待刺史陸長源器異之三十一十餘試授秘書省校書郎復以協律郎從事於郾元和初高崇文方下蜀宰相杜黃裳以君爲大理評事畫於軍後爲壽安主簿適烏重胤以懷汝之師來伐蔡請君爲監察御史判懷汝營田事尋改節度判官賜章服是時賊始盛陳許懷汝之衆怯怯未振舉都統韓弘在大梁君乃請於烏曰青陵故城地高要得之可以據賊矣公能使我於韓可以得烏使之

韓一見奇之竟夕與語遂命陳許懷汝大梁之衆據青陵剋日遂據之自是官軍乃大振凡烏之戰陣謀取案牘書奏之事皆咨之嘗爲烏啓事京師憲宗皇帝語及陣法曰卿何以知戰對曰臣固淮西之戰者也讀書餘事耳遭太夫人喪服闋以從來所賦詩投宰相令狐楚楚屢吟賞於有文章者宰相段文昌在蜀時愛君之磊落善呼吸人遂相奏天子以君爲殿中侍御史銀州長史知刺史事先時銀之長不命於朝數十年矣諸將攝理奪其馬牛夷人苦益復叛遠君始受命指羸輸之白四足者謂予曰君爲我識之此馬苟無死不復易矣至所治党項諸羗來會聚君告以忠信廉儉皆出涕無敢違告者歲餘受代酋長拓拔建宗等七百餘衆遮擁不欲去君馳去之建宗等稍稍隨至境果以羸輸之白四足者歸京師自外無餘畜及君之歿諸羗之長不絕聘尋授河西令

侍中弘方在蒲得君喜甚因請自貳朝廷以水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充河中節度副使又歲餘君所善元稹爲宰相朝謂
君曰君將展矣亟薦之稹竟不能用尋除萬州刺史病於汝
竟以長慶二年某月日卒所寓年若干以某月日葬某所君
五男二女李氏婦洎處子皆女也統明旣明越明坎明總明
皆男也處士祿汾始終視其喪始君善交人凡氣志豪健尚
功名者多師之投分誓且死爲收長用慈儉閭里皆愛惜少
爲陸尚書長源李尚書元素鄭司徒餘慶杜司空黃裳所知
群公更處重位君亦不能遂所欲烏之知且委也事以喪廢
韓之器且薦也卒不獲用命也已予爲監察御史時始與君
更相許與爲將相予果爲相而不能毫髮加於君非命也予
罪也抑不能專善善惡惡之柄耶不然何二世死忠之家旣
生如是之傑而卒不能成就之嗚呼銘曰

氣成鬱噎必爲風雲有志不洩死當能神神固不昧故吾有
云天子思我朋嫉我思雖我頓感心我不泯誓致堯舜封山
侍巡慟告君墓報君知人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叙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
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
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
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
旣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
逮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
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
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
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

存離之作尤拯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

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弃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予嘗欲件折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准特病嬾未就適子美之子子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于荆雅知予愛言其大父爲文拜予爲誌辭不可絕予因係其官閣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以下世而生依藝令於輩依藝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帝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

以給喪收拾乞旬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
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
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碑銘

故河陰留後元君墓誌銘

故建州浦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唐故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鹽鐵轉運河陰留後
河南元君墓誌銘

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書府君諱某後
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府君諱某君即府君之
第二子也諱某字玄度娶清河崔鄰女生四子長曰易簡榮
陽尉次從簡曲沃尉次行簡太樂丞幼弘簡長女適劉中孚
中孚早卒次嬰疾室居次適蘇京舉進士次適李殊殊妻早
夭君始以恒王叅軍附太學治春秋中授左清道府錄事叅
軍歷湖丞秩罷丁比部府君憂服闋調興平長安萬年尉

榮陽太君憂服闋除萬年丞遷監察御史知轉運永豐院事
殿中侍御史留務河陰加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十四年以
疾去職九月二十六日歿於季弟號州長史植之官舍嗚呼
我尚書府君有大勲烈於周隋氏我比部府君積大學行搢
紳間我諸父法尚嚴家極貧而事事於喪祭賓客雖帚除薪
水不免於吾兄貞元初蝗且儉我先太君白府君貨女奴以
足食君泣曰太夫人專門戶不宜乏使令取新婦氏媵婢以
給貨向是三十年養育八男女始元和中和乃復奴婢之籍焉
先府君叢集群言裁成百葉書抄君懼不得授乃日一食以
齋其心者一月先太君憐而請焉由是盡付其書是歲貨
足食之一日也日一粥而課寫千言三歲乃卒業先府君
養之歲前累月而季父侍御史府君捐館予伯兄由官阻於
蔡叔季皆十年而下遺其家唯環堵之宮耳皆曰貨是以襄

二事可也君跪言於先太君曰斯宇也尚書府君受賜於隋
氏乃今傳七代矣敢有失守以貽太夫人憂死無以見先人
於地下由是匍匐乞以終其喪自興平長安萬年尉俸不過
三四萬然奉顏色絮杓祀備吉凶來賓客無遺焉均已雖
遊千里貿費毫釐未嘗不疏之於書還啓先太君下示仲叔
季且曰尊夫人慈不我責不如是自束陷不義矣其在于京
邑專捕盜者八年破囊橐掘盤牙不可勝數莫不刑者不懇
強者不暴其在河陰也朝廷有事於淄蔡累百萬之費一出
於是朝令朝具夕發夕至者周五星歲而後功成役罷凡主
供饋之百一於君者皆以課遷唯君終不言賞賞亦不及嗚
呼君之生六十七年矣四十年事親無一日之怠三十年養
下無一詞之倦撫諸弟無正色之訓而亦不至於不恭教諸
子無鞭笞之責而亦不至於不令以閑處劇而吏不忍欺以

元集卷七
三
直立誠而忤不及物沒之日三子不待無一言之念知叔季之可以教姪也室空牆壁無一顧之憂知叔季之可以任喪祭也嗚呼愛我者張仲知我者鮑叔子生幾何懼不克報或不忘記之斯文銘曰

唐元和之巳亥惟孟年十一月十六日仲月之良辰合葬我元君于咸陽縣之洪瀆川從先太君之後域而共闕于夫人崔之墳

唐故建州蒲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其官某君即其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爲文舉進士每歲抵刺史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漸聞於朋友間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勤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

有尔兄養足矣尔其遂行旋授建州浦城尉宗姪之心腹耳目之重以至閨門之令盡寄於君上下不怨誠且盡也又無何宗姪觀察鄜坊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姪歿子公慶號駭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雖及喜愠不敢專元和中丁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既喪遂卒不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于京城南享年五十八公慶襄其事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和天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生人太苦矣予與君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游無不同也及逾三十年予亦竊位偷名官進不已然而終無濡縷之力及於君君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維元和庚子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没于嗟元君歸此室

為兵部尚書昌平公中。君子曰忠之後必復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府君諱某以四教垂子孫孝先之儉次之學次之政成之當軋元廣德之間郡國多事由雲陽昭應尉馮翊猗氏長遷于殿中侍御史或未環歲或未浹時而五命自天非夫公不來則人不蘇公不遷則善不聳何是之速也董芳書奏議者凡八人其在比部郎中也宗人得罪有不察夫玉與珉類而不雜。屈我府君為號州別駕累遷舒王府長史至則懸車息。宴如也嘗著百葉書要以萃群言秘牒一開則萬卷皆廢由。懼夫百氏之徒一歸於我園所不樂也故世莫得傳。業至矣不峻其位不流其化時哉時哉我外祖睦陽鄭公諱濟官族甲天下我太夫人聖善六姻。以憫默罰婢僕傭保以莊勵為鞭笞用至於兒稚不能。楚而嗃嗃於他門肆我伯姊穆其嚴風柔以慈旨於人。

矣生十四年遂歸於靈郡陸翰翰國朝左侍極兼宰相信之玄孫臨汝令秘之元子魏出也魏之先文貞有匡君之大德翰少孤事親以至行立釋褐太平主簿我姊由是而歸之逮陸君之宰夏陽也事姑垂二十年矣姑愛之若慈母婦敬之若嚴君雖母兄之饋不授於姑則不至而况於私其財乎閨門之內未嘗以往復之言聞婢僕而况於相色乎及太夫人之沉痾也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衣不出於手則不獻冬之夜夏之日環侍其側者二三歲衣不釋体倦不形色曾不以已之疾為瘡矣嗚呼閔之養其親也方於此何如吾不知也至於陸君之在疚也克哀敬以終之舊疾暴加不數日而疊作陸君縻職他縣至則無及矣將訣之際子號女泣問其遺訓則曰吾幼也辭。報親日短今則已矣不見吾親親乎親乎西望而絕痛夫孝於親敬於

姑順於夫友於兄弟辭世之日毋不獲撫夫不及決兄不得臨第不得侍天平淑善反以爲罪乎二女曰燕曰迎兩男師道嶠夫人兄沂兄秬弟積弟積或游遠或守官或歸養皆不克會葬陸君先是職于使又不克董喪從父季以二子襄事禮也尊夫有命于小子積曰吾大懼夫馨香之行莫熾于後尔其識之是用銜恤隕涕篆銘于壙銘曰
嗚呼有唐陸氏孝夫人元氏之墓

唐左千牛韋珮母段氏墓誌銘

唐少保贈僕射韋公幼子左千牛珮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參軍岌之弟二女也其四代祖褒國公揚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祖宣州長史諱弘珪生大父鄜州刺史諱懷本先是僕射裴夫人早世女抱子幼思所以仁之者命主之始長安令至于都留守持門戶主婚嫁者殆十五歲當貴

大之家處謙謙之勢然而不怨不德禮得其宜信難矣今僕射喪益不失非盛勲列之後其孰能如此哉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暴疾終於履信第享年四十定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河南縣龍門鄉之午橋村凡韋氏之族姻聞其喪莫不親者悲踈者嘆不亦善處其身哉故僕射諸子洎諸女皆服兄弟之毋服而哀有加焉始予亡妻生不月而先夫人歿免水火之裁成習柔之性用至於粧櫛針組書誠琴瑟之事無遺訓誠有以賴焉是以予妻之言於予曰離則思思則夢夢則悲疾則泣戀戀然予不知其異所親矣決予之際切以始終於敬爲託焉今日之誌其終乎銘曰
毋以子貴貴必因人人本乎祖祖盛厥勲昔我稚室懷其仁仁莫之報沒沒而有云今復泯矣報之斯文

葬安氏誌

予稚男荆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隈鄉莊敬坊沙
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予友致用憫予愁爲予卜
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無違命近歲嬰
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
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况不得爲
人之妻者則又閨祗不得專妬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
外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身
其常也况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
蓬垢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餘之帛無
成襲之衣無帛裏之衾予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
予察耳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
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
故爲誌且銘銘曰

復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旣墓矣又何爲文且曰有子異日庸
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祭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告祀曾祖文

告畚竹山神文

祈雨九龍神文

告贈皇考皇妣文

嗣子積等謹以常饌嘉蔬之奠敢昭告于皇考贈右散騎常

侍皇妣贈榮陽郡太君今皇帝二月五日制書澤被幽顯小

子積叅奉班榮得用封贈越七月二十八日乃詔先夫人曰

榮陽郡太君洎八月之九日復詔先府君曰右散騎常侍祇

命隕越哀號不逮追念顧復若亡生次惟積洎積幼遭閔凶

積未成童積生八歲蒙駮孩稚昧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

蘇先夫人備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脯旦依倚舅族分張外姻奉祀免喪禮無遺者始兄集得尉興平然後衣服飲食之具粗有准而猶卑薄儉貧給不假足慈訓備至不肖乃立積初一命稹始奉朝供養未遑奄爾遺弃疊罪不死重羅纓裳遷換因循遂階榮位大有車馬豐有俸秩書扇雖存舊老已盡顧是所有將焉用之嗚呼生我者父母享此者妻子勤頓者兄嫂優餘者婢僕追孝不過於一奠薦寵不過於揚名哀哀劬勞亦又何報摧圯殞裂酸傷五情謹於先太君載誕之日祇告贈典并焚黃制以獻號慕及痛肝心伏惟尚饗

吉贈皇祖祖妣文

孝孫稹敢昭告于皇祖陳州南頓縣丞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府君祖妣贈晉昌縣太君唐氏惟元統運嘗宅區夏選諫賢

善俾公彭城公實能德延于後嗣降及兵部爲隋巨人抑揚直聲扶衛衰俗戶部績紹傳于魏州蘊鬱懿粹族用繁昌始兵部賜第於靖安里下及天寶五世其居冕昇駢比羅列省寺一日秉朝凡十四五叔仲伯季姊妹諸姑洎友壻彌孫歲時與會集者百有餘人冠冕之盛重於一時燕寇突來人士駭散蔭籍腋削龜繩用稀我祖仍世不偶先尚書盛德大業屈於郎署小子稹蒙幸餘福據有方州今皇帝嗣位之初澤被幽顯尚書府君洎滎陽郡太夫人當進封贈小子稹伏念先尚書嘗以比部郎乞換追命朝列不許大孝莫申是用追述先志乞回恩於祖父祖妣是歲八月十八日詔以兵部員外郎晉昌縣太君來告第摧慕感咽五情傷殞謹以仲冬至修奉常荐焚獻制書昭告神几伏惟尚饗

告祀曾祖文

孝曾孫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曾祖岐州叅軍府君禮稱禘蒸嘗一歲用是四者而已唐制位五品皆廟祀廟祀亦以求吉日其餘未廟祀者各奉家傳踈數每異昔我先府君深惟孝思終已不忘每歲換正至涉佳辰觀兒孫賓遊相會聚未嘗無悲是用日至暨正旦仲夏之五日季秋之初九莫不修奉祠祀以達事生之意焉逮小子稹冒華官榮當立廟以事先人於京師會值譴出未果修構宗子積牧民於金復不克以上牲陪祀每衣裘葛酸傷五情今謹依約廟則每歲以二至二分暨正旦與宗積彼此奉祀於治所始用變禮不敢不告伏惟尚饗

告畬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辛巳朔十日庚寅通州司馬稹用肴酒爲州人告于畬三陽之神圖籍鐫載耆艾傳述

通之盛時戶四万室耕稼駢緻謠謳湧溢屢閑珠玉樓稚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然神功坐受嘉粟政式不虔人用不謐奪富撓豪軋窮役疾弱者逋播悍者憤怫飢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燔城市剽拂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毀蕩神氣蕭颯再完陋宮榻不容膝僅有鷄豕無復芬苾豺虎號噪麋鹿幽噎厲鬼瘴人貪吏殄物闐闐丘墟門戶蒿草神又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罔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濕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興胡不爲率我貳茲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候月環其七弊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盧持先後排比附防風俗簡用紀律功不甚農虛不勝實乃勸人大課芟銍人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陰隲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非神敢煩在我有術雷蟄雨枯蒸頑曝

鬱導百來呵厲四逸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為神斯慄尚饗

告畚竹山神文

稹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侯不惜牲幣蓋以其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櫟榑棟礎泊百穀萬貨以資養於人也至於蒙翳蒼羅惡木穴窟蛇蜥虎豺迎礙吞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號神為名山川且邇邑屋而扶道途然而不碎不獲不礎不柱藜集羆麟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通民畢賦用其閑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種張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屬攸置酒肴以告于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為神剪翳穢戮豺狼幅員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力於

神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廩以萬億蠹賊以殛報用黍稷謚用正直播布不殖淫厲不息風雨不式假廩不比俾民無得將他山是嗇棄神之域為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饗

三日雨報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錄事參軍元叔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既旬式從榮典俾吏拜稽首祈三辰克霽于神神初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虵不克負輸獲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諉伏惟尚饗

祈雨九龍神文

稹始長慶二年夏六月相天子無狀降居于同愁慙焦勞求念隱思有以報陛下莫大之恩涉歲于茲理用不效冬不時

雪春不時雨越二月宿麥不滋耒耜不刺大懼茲歲患成于
人以羞陛下之獎寄刻責罪悔罔識攸凡天降疵厲必因
於人豈予心之虛削孤獨依倚氣勢耶將予刑之僭濫失所
寃袞無告耶或予政之抑塞和令開洩閉藏耶舉動云爲罔
不在我神怒天譴降災于我身我不敢讓今夫蠢蠢何罪物
物何知使不肖者長理而災害隨至無乃天之降罰不得其
所耶痛毒測怛無所赴露惟龍司水于同同人神之謹齋戒
沐浴叩首揮淚願以小子稹爲千萬請命於龍龍其鑒之克
三日雨我田疇其育以報不然災于予身亦足以謝伏惟尚
饗

報雨九龍神文

同州刺史元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九龍之神是月
巳巳刺史稹以二從事蒙受塵露百里詣龍爲七邑民赴訴

不雨予固慙惻言訖涕下親爲龍言龍意享若是夕而應庚
午而降辛未而洽癸酉而飫甲戌而霽乙亥而報報典不渝
龍祐宜永訖是嘉穀勿旱勿霑歲其有成無忘龍德尚饗

元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元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祭文
祭淮瀆文
祭庾侍郎太夫人文
祭亡友文
祭白學士太夫人文
祭亡妻韋氏文

元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祭文

祭淮瀆文

祭白學士太夫人文

祭庾侍郎太夫人文

祭亡妻韋氏文

祭亡友文

祭淮瀆文

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十二月朔甲辰某日辰使謹遣某用
少牢醴酒之奠昭禱于淮瀆長源公之靈浩浩靈源滔滔不
息流謙順處潤下表德清輝可鑑浮穢不匿月映澄鮮霞明
煥艷經界區夏左右萬國百川委輸萬靈受職越海貢誠載
舟竭力明哲用興凶戾潛殛眇尔吳頑蔑然蠹賊鴟張蔡郊
蟻聚淮側喪父禮虧干君志愆天子命我滌除妖慝卒乘
戈鋌嶷嶷電淬瓜牙雷憤胸臆王心示懷士剪猶抑柔叛

衷取順拾逆咨尔有神逮尔有極彼暴我仁彼枉我直歸
我者昌倍我者闢不斬祠祀不湮溝洫不殄渠魁不虐畏逼
不進梯衝不耀矛戟火滅燎原人歸壽域然後潔神牛羊奉
神黍稷告神有成謂神不惑尚饗

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

維元和六年七月某日文林郎守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謹
遣弟某姪男祗酌捧饌敢昭告于白氏太夫人之靈嗚呼分
同伯仲古則拜親既陪長幼之列遂生骨肉之恩禮由情展
情以義殷情至則爾豈獨古人况積早歲而孤資性踈愚
不得為達識者所顧亦不願與順俗者同趨行過二十塊然
無徒及太夫人令子藝成學茂德馨一舉而擢芳蘭署再舉
而振藻彤庭愚亦乘喧濫吹謬列莖英跡由靜合言以心誠
遠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 同金石愛等弟兄每均捧

檄之祿迭慶循陔之榮用至於二門之童孺莫不達廣孝之
深情逮積謫居東洛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喘息
盡心魂已飛太夫人推濟壑之念憫絕漿之遲問訊殘疾告
諭禮儀減旨甘之直續蓋酪之資寒温必服藥餌必時雖白
日屢化而深仁不衰天乎是感人乎詎知不幸餘生苟活重
戴冠纓再展升堂之拜旋為去國之行 澤畔之云幾奄天
禍之無名朋友訃告慰問縱橫猶恍恍而期悞忽浪浪而淚
盈處衆憫默入門屏營移疾於趨府之辰孰知潛慟視惟幼
女在側無處言情行吟倚嘆夢哭魂驚徃徃不寐晨鍾坐聽
豈由禮而當尔蓋感深之所縈嗚呼仁之莫報哀不得申
太夫人以猶在感今古之同塵嗚呼哀哉太夫人族茂
仁深聖善勵諸子以學故大被澤鄰示諸子以正故寸莖方
判保參不疑戒歌非淺重則金鑿之英季則蓬山之選豈

因地而德所貴飭躬而顯何昊天之不吊罔終惠於哲人既
生賢與種德何顛顛之相因見聚螢而肄業知織縷之嘗勤
■將期於萬石曾不待夫重茵嗚呼哀哉誰非顧復我實
疾有萌漸禍無因緣哀感行路况乃令子之交親臨千詞
之稠疊終萬恨之莫陳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禮部庾侍郎太夫人文

外孫女甥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清酌
嘉蔬之奠敢昭告于庾氏太夫人扶風郡太君常氏之靈赫
赫韋門祁祁騫騫感蓄峻峙洛澤清源公卿委累賢彥駢繁
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生孟母德盛教尊訓下以順睦族以
姻猶子猶女惟弟惟昆至者處者終無間言他族之長豈無
豐溫自我均養人用不怨佛氏有云世少焚燔慧劍斷網摩
尼照惜■心獨得深入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業空存

以義為軻避喧教自髻鬣成于冠婚鬱為重器瑚璉璵璠南
北臺省東西掖垣更踐迭處以慰朝昏孝女視膳令婦執笄
封燔茅社抱弄荃蓀陔蘭始茂隙駟俄奔神不可■天何足
論嗚呼哀哉白日入地盡翼羅軒■燎宵燼銘旌曉翻望望
踰闕遲遲改轅佳城故兆風樹秋原哀子泣血行人斷魂積
也幼婦時惟外孫令姓異縣謫任遐藩升堂不及執紼空敦
伏讀哀誄跪薦芳罇辭訣有禮悽愴無垠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叙官闕誌德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死者
何有哉然而死者為不知也故聖人有無知■嗚呼死而
有知豈夫人而不知予之心乎尚何言哉且曰人必有死死
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夭貴賤縲麻哭泣藐爾遺稚蹙然鰥
夫皆死之末也又何悲焉况夫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

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
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溫
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爲拙夫人以我爲尊置
生涯於濩落夫人以我爲適道捐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爲
狎賢隱于幸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
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歔歔恨亦有之始予爲吏得
祿甚微塊日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柰夫
人之已而况攜手於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悽於少別今
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恨故前此而言曰死猶不
悲嗚呼哀哉惟神尚饗

祭亡友文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夭亦德熾滔滔衆人沒
沒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榮身黃髮垂穗徒擲天年

竊耀名器石頑慧明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大其志呼吸風
雲擺落塵膩泥濇珠玉糞土名位瞪目凡流傾心俊異譽如
不聞毀亦不忌不求近効直詣殊致圈檻豺狼籠御鵬驥漸
山堙海吞呵噴渭嶽立英髦粉碎庸媚德我者煌煌虐我者
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氣念昔日之盡言此唯君之大意天
不降年志亦沒地我輩尤在尚可晞冀故曰交本平道道通
乎類身沒類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柰目前之歔歔昔
江濱之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
孀婦號呼哀胤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絕時之遺
字埋萬恨於深心泗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尚饗

集外文章

春遊

此一篇乃白樂天所書錢穆父在越摸刺于蓬萊閣下今亡矣

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閑凭小欄干

上令狐相公詩啓

時為膳部郎中此一篇見長慶小集及舊唐書列傳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它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弃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蕩蕪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目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者有之詞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

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
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
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倣而又從而
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
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
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以過之
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
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
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
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
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厦便不摧壞
冰爲版築之娛輒寫古體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
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
罪

於章句中樂榼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爲
無所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己酉
召還坐嘯是邦閱六寒暑今種山之高木數十百章豈
亦有甘棠存其間乎橫空傑閣蓋一城偉觀扁表所書
則其州宅之卒章也微之以文章鼓行當時謂之元和
體在越則有詩人入幕府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所謂
蘭亭絕唱陳迹猶可想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
集十卷傳于今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
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微之嘗彙其詩為
十體曰旨意可觀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流在樂府者為
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
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必順屬對穩切

者為律詩以七言五言為兩體稍存寄與與諷為流及
為律諷撫存感往者取潘子悼亡為題暈眉約鬢匹配
色澤劇婦人之恠豔者為豔詩今古兩體其自叙如此
今之所編頗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元公
才名相埒樂天守吳財歲餘吳郡屢刊其文微之留郡
許久其書獨闕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餘
季矣乃求而刻之略能離正脫誤之一二不暇復為公
次也書成寘之蓬萊閣乾道四年歲在戊子二月二十
四日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
撫使鄱陽郡公洪适景伯書

嘉靖壬子仲春十日東吳董氏宋本翻雕於莢門別墅



